雲養集

十五六

雲養集第十五卷篇數

追悼文二

哀辭三

告由文三

雜著四 係任庸言 天津奉使緣起
八家涉筆上

第十六卷篇數

雜著 八家涉筆下

雜文十七

居士 老文十三十六

雲養集卷之十五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喬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追悼文二

愛國死士追悼文 戊申

夫義理之所在所欲有甚於生者恥辱之所加所惡有甚於死者此古今忠臣烈士所以視死如歸而輕於鴻毛者也明室之季有三忠焉黃得功死於弘光左良玉死於崇禎史可法死於社稷忠有大小而取義則同故君子許之然不知社稷之外又有重且大者即吾同胞之民是也故為民而死者其包含尤大其立節愈卓非私暱之臣

婦寺之忠所可同日而語也嗚呼自甲申至于甲辰二十年之間時事之變邦國之瘁尚忍言哉時則有若經國遠謨之士貞亮死節之臣冒險直前相繼授命依龍門之砥柱屹立頹波揮魯陽之長戈欲挽白日賢相受過何傷晉太史之直書奸盜乘機竟遭靖安坊之奇禍長城忽焉自壞朝堂為之一空蓋弘輔周空化千秋碧血元呾扶衛誰白一片丹衷至如戚聯椒房貴近宿衛義同休戚血濺禁庭將軍之頭可斷侍中之衣猶存又如擁旄分符慘罹鋒鏑常山老守罵敵捐生南八男兒不屈非義又如有志士官青年留學莫不淬勵琢磨為國効用憂憤時事不惜身軀奈無愚公移山之能猶切精衛填海之志竟乃橫被羅織駢首就刑白水青山尚有哀哭之婦殊方絕域永依未歸之魂可為涕洟寧不酸鼻迺者　天鑑昭回恩詔曠蕩

生既入於玉塞死難作於九原歷溯風霜誰無同患共難之誼瞻望蓁里盡是輕生殉義之人茲揆良辰庸伸追悼伏想洋洋穀魄濟濟英靈後先相將繽紛來降雲車風馬瞰故都而迴徨霓旆雲旌望天涯而明滅嗚呼諸公生匪為貂死豈忘國側身天地哀民生之靡依舉目山河歎人間之何世是知大權掣迴之日即我諸公目瞑之秋幽明無間靈犀貫徹要使千載之下禪此一副熱血而已聊陳悲痛之辭以代馨香之奠

岡本柳之助追悼文　壬子

墨翟宋牼古之志士排紛解難惟利是視公獨不然義之與比被髮纓冠憂人如己西勢滔天東注瀰瀰墊昏胥溺瓶傾罍恥公時西渡砍扶隣紀經歷險艱百折靡悔事蹇身遯腔血猶紫分甘溝壑善道

守死暮年遊魂壯心未已何命之屯一疾不起爲善無報難諶者理同志兩泣援筆難訖惟此槿域公所留趾青楓關塞精靈若通撫念疇昔怳慨發唏歌此楸檟庶不我鄙

哀辭三

從弟國卿哀辭 乙丑

嗚呼哀哉惟君奇偉峻整之器秀潔儁爽之姿倜儻不羈之志明敏果斷之才精察乎善惡之機縱橫乎文墨之規病莫病兮聰明而多知傷莫傷兮生非其時悲莫悲兮永相離惟予生之飄零兮與汝長予哲之湄坐樹根而讀書兮過庭下而學詩循夕劭而並詠兮山鳥喈其下儀兮辰開酌風雪關扉君倡予和若塤若篪不顧人之文繡兮謂此樂之無期嗚呼良玉未出於荊山鸞鸞將下於西岐岡先焚

而羽況兮夫孰見其祥輝啓天倫之知己兮獨倀倀而焉歸萱闈重戚蓼樓啁零兮又忍令孀號而孤啼君獨宛其無悲嗚呼天不佑善謂之何哉志乎大者不容於小行乎古者不諧於時悒塵寰之逼陋兮慨漢唐之日卑迨氣息之將終兮猶眷眷乎傷時抱茲器而長往兮終約窮而無所施嗚呼哀哉兮亦獨何為八日辛未兮是汝葬期山日兮荒荒孤墳兮崔嵬隣仲氏之佳城兮草三宿而離離真從此而大別兮悲塡臆而難為辭

安山知縣尹公象誼哀辭 並引戊寅

寶山尹公長余十歲少相知晚相隣性清高絕俗見之使人忘名利之心幼有至性事親寧神年五十三居憂以哀毀成疾不起四方知舊咸來吊于其堂兄淵齋先生先生泣謂曰吾弟賢而有行詩有神

助不幸云亡又無一簡遺嗣收拾中衍後死之責其在老夫乎諸君幸無惜一言以慰長逝者之心允植收淚而歎曰運會標季賢人無命乃滋之辭曰

蘭之猗兮生空谷挺立高介兮淒風霜秋日惻愴兮思纏綿長淮絕涸兮刀掩鋸皎皎霞外兮人如玉歌詠南陔兮貧不憂曩奉檄兮知喜旋歸來兮滌瘉三年柴毀兮未授祥琴不忍永違兮反面永臺天不錫類於孝子兮撫遺躅而重哀昔余來此仁里兮竊慕公之高義樂晨夕而揚搉兮感風騷而托寄謂歲寒之可期兮倏弦矢之相離傷千古之一朝兮眄黃壚而淚滋

印奉事永哲哀辭　並引丁酉

夫好義之士尚氣然諾一朝邂逅急人之難或至捐軀而靡悔者有

之至若定交於勢利之外不以盛衰貳其心久而彌篤終始不變非君子之交不能也余於印君世卿見之矣世卿諱永哲號嵋亭世卿其字也其先籍喬桐中世移居于沔川峨嵋山下竹洞以耕讀世其家世卿少學于其大父竹溪公及長勤儉力穡以養其親父病截拇指以進之後覺其非與人言常諱之其服善徙義恥徼虛譽益如此睦于宗族篤于朋友出於至性鄉中人倚恃如親戚丁酉五月以疾終于家年僅五十八官止永懷園奉事嗚呼惜哉丁亥夏余以罪謫沔川寓居于邑西靈塔寺寺距竹洞十里而遠山逕逼仄世卿捨其家務日來相問雖大風雨甚寒暑不計也恤窮濟乏恩若骨肉其子東植與吾晝夜相守左右服勤如是者凡八年如一日而無倦色嗚呼難哉此豈勉强而能之乎余生性迂拙於人不能欵曲世卿之取

於吾者直迂拙而已然世卿之秉心不渝無媿古人卽其天賦然也非余迂拙之所能致也於是乎世卿可謂知我而我亦不可謂不知世卿也嗚呼今焉已矣吾將誰與論此道乎世卿有氣有才使之當官必能盡職而不獲見用於當時又不遇賢士大夫爲之先後屈沈利官姓名不出於鄉邑之外獨與余一箇老僇人相終始豈非命耶

辭曰

嗟余生之晚暮兮覺交道之日非相徵逐而詡詡兮矢生死而爲期羌面好而心違兮或始合而終離惟子生之秉貞兮志彌堅於金石昔余遭夫斥逐兮人若涴而鏟迹予之愚兮不識世故甘與共此患難榮枯不能移其情兮托孤操於歲寒嵽嵲峨峨兮蓮峯矗矗朝來暮去兮秋復春路漫漫其流漯兮壑凌兢而封雪衝冒寒暑而不知

疲兮氣虹翥而霞鬱禪扉閟其晝掩兮形枯槁而坐忘聞驢鳴於山阿兮喜可知於谷逕迨僑居于花井兮依東都之良主畀家政而聽子兮使我頓忘羈寓之爲苦余承召而還都兮遂分張於南北惟肝膽之相照兮豈山川之能隔余又獲戾而屏郊兮蹇跋涉而來慰悉吾道之數窮兮覽容髮而累歎高秋兮落木送子歸兮心惻指前期之不遠兮勉固窮而努力倏經冬而易春兮撫時序之驟驛朝得書而方欣兮夕忽聞夫凶音推食案而驚呼兮月黑風嘯兮江天陰何二豎之不仁兮奪吾世卿之速也長淮絕洄兮神鋒掩鉏人百其身兮不可贖也憑雲山而遥吊兮涕零襟而如霰十年之交一朝斷絕兮將何處兮復相見重曰蹶蹶良士其心曠兮嗜義如命施不報兮二孤克家興型肖兮子子孫孫續前好兮臨風隧詞子無嗛兮

告由文　三〇別廟別慰雩祭文二十五首並不錄

祖考墓榮掃告由文　甲戌

伏以家運中否殆近百年憲憲府君守道介然有德不施有才不稱以遺不肖獲承餘慶　聖主臨軒五月之望丙科第七策名金榜繼登瀛館榮極憂深皇皇府君朝夕照臨懿厥秉心公正無頗雖在布韋憂國如家將求儀式典型莫攀敢陳酒果涕泗沈瀾

先考墓榮掃告由文

伏以誰無父母誰不拊育生貽劬勞念兒維獨兒生八歲未離于懷酷被禍罰蒙不知哀維叔父母恩若已出勤閔鞠養保有今日乙丑春冬升庠筮仕自楊入京擔婦挈子今年暮春朔日癸卯猥中館試獻相主考邦有元良廣慶識喜五月丙辰臨殿取士遂登丙科名在

第七六月辛卯廟迹密邇職思啓沃　恩造踰分既賦險釁早失庭訓學蔑業荒何以事君才踈慮短何以立身榮耀雖極風樹莫逮累茵列鼎豈獲負米覆露怵惕感淚先逝敬陳酒果追慕餘慶

祠宇奉安後告由文

官爵序次

維歲次辛卯八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不肖孫允植敢昭告于列位府君伏以允植賦命險釁早罹鞠凶未伸一日之養永抱終天之痛竊念孝無所施忠可移國惟有立身揚名庶可闡明幽潛以是策勵自奮不敢荒棄晚獲一第誓心圖報自十年以來國家多虞承乏在事不遑寧居三年之間驟躋清顯榮既踰分理必招災雖淵氷之戒恒切于中既已許國義不敢自有其身夷險向前趨走為恭者又二三年矣人或有懷戀祿位不能勇退之疑然事勢拘牽有難遽

決惟我祖考在上庶幾鑑之乃於冥冥之中禍機日深識慮昧短觸處生疣自知罪在必死幸蒙　聖恩寬大薄施湖沿之譴屢經寒暑一縷僅存又餘厄未盡零禍疊起數年以來家衆零落殆盡惟餘父子兩人落落相望孤子辛酸轉益無比尤有情理之所不堪者孤露餘命平生所瞻依者惟在廟宇而今焉闕參祀事已五周星矣是知不徒不忠於國抑且不孝於家不徒得罪於人抑且獲戾于天復誰咎哉復誰尤哉今爵棲既久京鄉知舊多勸以移家來住者竊念此事於義未有所悖於情寔為可合中東先賢多攝眷赴謫令典之所不禁爰就所寓寺前人家搬移京眷謹奉列位神主安于新廟地遠桑梓山隔松楸殊鄉寓奉豈其素料嘗伏見家中古蹟顯高祖考謫居湖南時我家暫寓于結城花山花山距此不滿三舍山川風土大

畧相似與生疎遐僻之鄉有異庶幾明靈莅茲安止伏地愴痛不任嗚咽謹告

雜著四

保任丁巳

牛服田馬服乘鷄司晨狗警盜牛不服田而天下之民斯饑也馬不服乘而天下之民斯疲也鷄不司晨而民不知朝矣狗不警盜而民不得安枕而卧矣冊丞笑之曰天下之能惟有彼四畜哉曷為若是出力勞苦也而吾羣居逐逐盡日而無所為猶且糟糠不厭鞭策不至腹脹膨脖樂且無殃倉鼠笑之曰彼仰食於人猶有所苦而吾穿人之墉偷人之穀巢穴于廩庾之中出入乎瓶盂之間鎗刀不能加矢石不能及是吾之能也昔者唐堯氏之世民被洪水不稼不穡渝

胥以溺莫之相恤當是時也元凱之流盈朝括口斂手而莫能自舉鯀獨任之苦心湮流九年而未成由是觀之遏事直前者妄也殫智自用者殘其命者也隨機敏避者明哲者也拱手待成者聖於身者也雖然有患彼人皆曰明哲則天下之職斯癈矣夫天之生民有物而有則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推類以往其道萬千彼人皆曰明哲則天下之職斯癈矣孝可以廢也忠可以滅也別可以亂也序可以紊也信可以毀也惟不可去者慈也色也財也人各知愛其子慕其色貪其財是則禽獸而已矣故曰明於利者不明於義聖於身者不聖於人堯舜以舉賢爲己任禹以疏瀹爲己任任己而天下之事成矣伊摯任道孫吳任兵共倕任巧賁育任勇師曠任聰離朱任明比干任忠史魚任直湯武任仁桀紂任暴是故善者任

則天下治不善者任則天下亂一治一亂天之道也無善無惡是謂混沌昔伊尹之治商也匹夫匹婦不獲其所則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孟子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也夫伊尹孟子天下仰其成百世師其德若是者非任之善者耶天任而不息地任而載物日月任而不過四時任而不忒山任而成其高水任而致其深纖芥之微跬步之頃莫能離之離之斯壞矣今也以任為大諱一人任之則其父兄妻孥妻童僕諱焉愛者傷真心惡者喜其罹今一身猶不可任而況一家乎一家猶不可任而況一國乎一國猶不可任而況天下乎古之君子方正亢直今之君子周循謹飭古之小人偏頗側僻今之小人行圓而恭有事則曰非吾能也上以讓下下以讓上外飾謙讓之美內懷利害之心聽者不以為怪言者

不以為恥因循姑息更相沿襲以為此禮義之邦也古之時一政之誤一事之失皆有所指有王者作芟而除之若發蒙也今也百姓日困而莫知所以然綱紀日頹而莫知所以由雖有明辨者亦無如之何矣不知君子是小人乎小人是君子乎則是無任之之故也故曰古人之智不若今人之智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箕山之中洗耳於清泠之水舜讓天下於支伯支伯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之而況治天下乎彼二人者果其賢乎哉是欲獨肥其身者也然且歷世稱之曰許由支伯視天下如草芥天下者羣生之所富也代天而理謂之君代天而教謂之師苟或利之則殺身有所不辭也而況如草芥乎是故後之欺世盜名者祖之避害趨利者祖之是所謂逋逃藪也今夫雇丁受人之錢鷄鳴而起手足胼胝必思所以

報之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故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故受養而不知反者則牛馬鷄狗之不若也一夫任之則百夫毀之又從中而沮其成有任者百事是而一事非則相與揶揄而笑若是乎任者之難也任者謂之癡佞任者謂之妄癡妄之人不與同席嗚呼非妄者妄也妄之者妄也彼忠國則不任而殉貨則任之安民則不任而貪色則任之方其任也天下唾之不知愧萬口罵之不知怕然且丹其轂朱其門鼎其食紈其袴出而使氣於人而人不敢仰視入而驕於妻妾而妻妾服其能威震朝野澤流子孫人見其行事如彼而得福如此於是前日之唾罵者甘心而學其所為且十倍焉乃反以唾者謂之誣罵者謂之賊不旋踵而治其家自是以後無繼唾罵者矣無繼唾罵者而四境寧

謐矣人生八歲其父兄詔之曰必理爾容豔爾服巧其趨蹌俊其言語及冠詔之曰毋諂事毋直言如此可謂孝矣貪酒嗜色謂之豪傑曲眉善諂謂之佳士罵詈詆書謂之快活俚言鄙貌謂之風采遊戲輕薄謂之發越飲食流連謂之繁華馬弔江神謂之需用剝民倍斂謂之手段延攬市井謂之誠款守錢奴吝兄弟反目謂之規模柴米魚鹽較倍量襪謂之通物情以強凌弱謂之理之常也失身附勢謂之當然之則一云孝子其人則世之棄人也一云忠臣其人則世之棄人也一云讀書之士其人則世之棄人也滅棄忠孝抑倘聖賢是為敦倫伯鯀之所不為也人有恒言今世無才夫何嘗有無才之世乎雖有聰明之質睿智之才幼而習乎父兄之詔長而染乎朋友之言如此而能不變者未之有也學道甚苦而學之者以其有用也行

義甚難而行之者以其有效也若夫苦而無用難而無效雖三尺之童亦辨其不可而況粗知世情者乎古之讀書將以需世今之讀書被人嗤侮人有恒言曰讀書無用彼非激世之談也其真知如是也是以君子拊心隱痛不能寧居夫書者聖賢相授之心法歷代治亂之明鑑舍此將奚以哉是以終身黮黮自賊其身一朝臨小事僅如毛髮茫然如墜烟霧汗發至踵莫知所為則亦何歎之有哉若此者自賊其身自賊其子賊夫天下人之子者也今為舉天下之人相賊庸詎知吾與爾之分也吾聞善醫病者先攻其根善醫俗者先治其源今天下之病斯夥然而多矣其實皆支流也綱紀一振無不正矣醫俗之道不一急者緩之柔者剛之在審勢而措之矣若其拔本而回瀾在乎能用任者矣人皆曰天命天命彼蒼蒼者穹然而覆無所

係私曷嘗教斯民妄究哉教斯民悖慢哉天豈獨於斯民病之哉李泌有言曰天命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者也為君相者亦言天命則是禮樂刑政無所用矣商書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由是觀之彼動稱天命者是欲不任其咎也人之不任天獨任之乎如有用任者則天下之人皆任矣天下之人皆任而賢才出矣何以知其然也彼自任者必有藝能雖無藝能必有志尚志尚一立知貪婪之可鄙也知素餐之可愧也知素餐之可愧則始可以有為矣凡用人必先觀其初今之取士在於詞賦詞賦之目類多頌德惟有司之至公無私者必取善頌德者士以善頌德進則何望其有終乎此乃長諂諛之風也如有自任於林下者必聽其言語放其行事一朝舉而置之通顯其人必兢兢焉惟恐其言之不副

也竭其心思明其耳目必思所以稱之如此然後父兄知悶其子弟之荒嬉也子弟知讀書之為貴也草野之士得聞政事部屋之下得講經濟之道矣子獨不知富家之術乎奴任耕佣婢任蠶績當事不讓不相越職視主人之事若己之事有利則歸之有害則分之主人之利則吾身之利也愚者不知也乃曰利歸於主於我何有我東里有韓氏老力穡成家身致千金夏月袒跣脫幘椓木而編籬流汗被面其友人過之曰何乃自為勞苦不有臧獲乎韓氏老曰去非汝所知也彼鹿豕之愚蜂蠆之微終日營營皆能食其力天之視我豈與蜂豕有間哉故曰食不旹德必有天殃遊食之害甚於螟螣而吾計一日之食作一日之事否則食不下咽睡不安息四肢一惰則疾疢交侵是以不知苦也夫一家之小不任不成而況天下之大乎彼自

食者猶不敢自逸而況食人之食者乎是故君子任道小人任力上下相任而天下成矣后以堯舜為己任臣以伊周為己任士以孔孟為己任相師其是相責其非而百度貞矣夫能任者必確然自守弗然不羣雷霆臨之不變也積金至斗不易也天下譽之不喜也天下毀之不摧也如此者其將克負荷者乎不歸咎於天不讓能於人施措有成乃敢大言予有偉績夫孰能非之哉用任之道必先富其家上可以悅父母之心下可以和妻子之色然後可以盡其用凡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必濟其貪窶是謂養廉恥也昔箕子謂周武王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乃用任之道也用任之道不急責其成不細求其疵優遊寬假盡其才而後已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和平

庸言庸言者中庸之緒言也又庸常之言也書凡上下篇上篇不錄

聖人蘊奧含章未嘗盡言至於繫辭不可得以掩矣賢人承其統而重其傳未嘗盡意至於中庸不可得而遺矣故雖天下之至辯莫以容一喙雖天下之至能莫以添一筭渾渾爾粲粲爾幹幹爾井井爾易繫曰天地之道貞觀何謂也曰天地示人以跡聖人示人以用跡者使民則也用者使民行也故有用必有體有體必有用措諸用而不可則是無體故也故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語由其末而求其本者也由其事而求其理者也道也者合事理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後世說者或以為分人物而言或以為合人物而言分者由末而求本也合者由本而求末也夫以愚陋未可擬議然辯則惑矣書曰降衷于下民未嘗言物矣乾之象辭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未

嘗言合矣樂記曰物以羣分性命不同孟子亦嘗於告子之答痛說其所以異之故後之人從何而見其同耶今也雖講明此道不可以教牛爲仁教馬爲義雖有堯舜之智不可以變化則是知之無用者也知之無用則君子不言其理而況辯之強者乎好言微妙淪虛而不返者釋氏之學也明實理踐實行自邇及遠者君子之學也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有相近而理絶不同其意蓋可知矣所謂一原也者則有生之初也有生之初則混然一理也混然一理則天地好生之德也所謂異體也者則有生之後也有生之後則品物流形者也品物流形則天地生生之事也夫以好生之德賦生生之事人得其正且通焉物得其偏且塞焉有是四端者爲人無是四端者爲物此所謂理絶不同者也人物之所

同得者慈子也嗜利也好生而惡死也通以言之則好生之德也此所謂理同者也古者民俗淑善聖人之化深故人各知重其性而愛其身及乎戰國邪僞日熾民之造惡者多遂昧其性若不可化於是鄒孟氏依推其本而發性善之說其言至矣盡矣世愈降而理愈晦荀氏楊氏韓氏之說錯行於其間至於周張程朱依而復推極其本以為人物之生皆原於善善者何也即天也天者何也即好生之德也其言高而不悖於道繁而不害於義論心性者帖然無異辭無暇及於人性之善惡於是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廢而不行性之辨止於是足矣夫古之人既竭其心思費其唇舌明此道也我當固執而勿失行此道也過於知者猶不欲含默而處古人之後也乃舉己之四端分排於飛潛動植以復明前訓以為虎狼之於仁也蜂蠆

之於義也獺之於禮雖之於智類也至於一草一木亦皆傳會而成之求諸聲而不得則求諸色求諸臭而不得則求諸味見人之說物性之惡若古人之斥人性之惡之嚴於是古昔聖王所以訓民之志鄒孟氏推原之義周張程朱一原異體之旨全然復晦而人物乃混淆無辨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親於我故我親於彼彼有四端之德故我施四端之德彼有好生之心故我加好生之心以其所有加其所無可謂知乎夫人者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純粹至善萬理具備成位乎中參贊其化育是故天者萬物之父也地者萬物之母也人者萬物之師也今乃以其至貴比其至賤不幾乎自暴也哉是以天施之地生之人教之所謂盡物之性者如牛耕馬載灌水爨火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

祭獸然後田獵之類是也通以言之則推其好生之德也甚矣辯之為害也君子之所以慎密而不出也是故庸易之所不載不言可也堯舜之所不能不謀可也舉天下之人以口計者不啻萬億而不能盡其言統古今之人以儒稱者不啻萬億而不能盡其事中庸之首章曰天命之謂性所以教為人之本也夫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矣隱者無用之體也怪者無體之用也苟有體有用吾夫子已先為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由此觀之雖在人罕能知之況物之性乎善乎韓氏之闢佛教也韓氏之闢佛也只論其非先王之法言與非先王之法服與其滅倫紀毀肢體而已未嘗究其本原心術之微何者觀其末流足知本原之非本原不足辨也故其為說也正大明白無有礙障綽然有裕使時君賢明宰輔忠直則

佛氏之教可息於中國矣後之人才知不及古人以為古人見粗不足以服其心乃研究微奥搜其本原及其至也乃絲毫之間不可復辨而身反梁佛後雖欲強顏斥之出言發辭已與佛家氣味相近何服心之有甚則並與言語服食而倣之已甚則化其頭鬢變其居處倒戈而擊孔氏之徒故曰闢佛莫如韓氏也曰韓氏之闢佛固善矣孟子之斥楊墨似異於是曰偽可同也楊墨之言語衣服不與人殊居處飲食不與人殊楊氏為我近乎忠墨氏兼愛近乎恕此足以亂聖人之道故辨之不得不深也曰孟子之辨楊墨則有之矣其答於告子也無乃已細乎曰告子言儒者之言服儒者之服居儒者之居食儒者之食慕法先王辨論心性此其至近而尤難辨者也故孟子剖析精微殆無餘蘊豈其害甚於楊墨哉抑不可攻其末而解人惑

耳今佛者言語衣服居處飲食執其一端將不勝其斤奚暇論心與性情哉

天津奉使緣起 壬辰

我國素無他交惟北事清國東通日本而已自數十年來宇內情形日變歐洲雄長東洋諸國皆遵其公法捨此則孤立寡助無以自保於是清國及日本皆與泰西各國修好所立約者近二十國日本萬有關白執權自通洋以來曰 皇廢關白而親攬國政凡治國鍊兵製器征貨等事悉用泰西之法滅琉球拓北海號稱東洋強國日本最近者莫如我國政紀以後通書契于我朝廷朝廷以書契多違舊式令邊臣却而不受至於八年之久丙寅春日本派使乘兵船入江華要約不得已許之俄羅斯鄰其境土至于海參崴也兵開港與我

國邊疆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側時安南緬甸琉球次第削弱至於滅亡我國猶未知也安南則與法國修約緬甸則與英國修約琉球則服事日本此三國不顧廣交專仗一國以為可恃事久變生漸加侵凌國勢積弱無以制之他國則素不立約以局外處之不敢過問孤立無援遂值傾覆清國鑒於此三國之禍為我國深憂之蓋此三國皆清國通貢之國棄舊悅新自取禍敗清國雖欲救護實有鞭長不及之歎且在約外不便過問海外荒服又無損於清國之大計故不能力爭至如我國水陸相接為東三省藩蔽清國視同內服故欲先事設法俾不蹈三國之轍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鴻章屢致書於橘山及山縣相公開陳利害勸與各國修好不然則將為狎隣所制悔之無及矣其策有聯美親清國二者為最要聯美者美國比歐洲

諸國最為公平順善又富於財無貪人土地之欲先與美國商立善約則嗣後他國立約亦將悉照前稿無見欺之患又美人好排難解紛必不容各國偏加凌侮此聯美之利也親清國者我國服事清國自有數百年相守之典禮然海禁既開我國亦以自主立於萬國之中則內治外交清國不便干涉而我國素昧交際若無清國勸助則必隨事失誤故中東兩國須加意親密隨機暗幫如一室無間則亦可以禦外人之侮此親清國之利也津門諸人又多方為此說以勸之庚辰冬天津海關道鄭藻如以少荃之意致書于我國年貢使臣使之歸達我廷其論有聯美七利且曰朝鮮既許日本通商各國必將援例而至果能一概謝絕今日之論誠為贅詞若明知萬萬不能必待其異日別生枝節而後許之不如今日許之而可泯形跡也必

待衆國交至而後許之不如擇其較可親者而先引以為助也宜借學生赴津為名迅選曉事大員來津商辦機不可失惟此議必須慎密勿使他隣知之自 上深嘉其議斷欲行之泰國論洶洶以和洋為非不可力遏翌年辛巳三月始有派送領選使之命至是年七月余猥充使衙時余在湖南順天任所聞命倣裝入京率機器學徒七十餘人迫歲到津屢謁少荃談紙成堆益議約事居十之八九而學造事不過一二耳到津後承少荃指導屢以約事專使函達而我國事素多持難又碍於浮論事多濡滯余以是每於談次屢被困迫而自同癡人惟婉辭謝之而已每談罷歸館手繕談草付上本國以備

乙覽錄底稿於行曆中其與他人晤談非汗漫說話者亦載之壬辰季夏謫居無事屬印君東植移謄行曆中談草彙為一冊命之曰

天津談草畧述緣起於上盖識我國與外國交涉自此始也

八家涉筆上 並引庚午○汕北老人申者永頭評

余年十四五時知好八家之文嗣後二十年之間疾病冗擾未能卒讀庚午冬家居無事日夕課子弟授句讀之餘輒伸一二紙觀作者之趣其好惡取舍大率與往時無異可見余之識不加進也山家昼眠夜漫獨坐每展卷一讀讀輒油然有思信筆書之書已復自讀一遍風雪敲窗鏗然與書聲相和頗可樂也若其攘擩評品已有前人之述在余何敢贅余所言者皆其素所懷抱無因以發者今因八家之文而得發之猶牧羊者因牛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盖遂夢曲盖鼓吹身為王公夫王公之與牧羊遠矣然非羊無因而至王公之想余於此亦云故命之曰八家涉筆

韓文一佛骨表

凡納說於其君而不得君之喜怒者雖日工數十章亦無益也韓文公以諫迎佛骨遭憲宗不測之怒幾至於死然余謂憲宗之滿心歡喜殷勤祈福之心亦由此而少衰何以知之方帝之怒韓公也羣臣裴度等欲覓之帝曰愈謂歷代帝王奉佛而戕天促言何乖剌耶固不可赦及貶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復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是其一篇之中惟事佛年促之語為憲宗之最沮喪最寒心處故雖怒盛于外而入裏者深重言復言終不能忘見其重言復言而終不能忘然後知向之佞佛之心于此少沮也

二潮州謝上表

夫人窮則見眞情急則露本色余讀韓子潮州謝上表慨然知文章

之為不足貴也方其投書光範以道自任所言者仁義道德所期者周孔顏孟何其偉哉及夫一言見忤奔竄南荒援絶望斷窮愁慨喟乃反鋪張主德稱述已能欲以區區之藝迎合上心其所自處者不過在相如子長之間耳所謂任道自重之士處窮固若是乎然則曩所言仁義道德者假之以文吾文而已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夫韓子今而後乃歸之矣余然後知文章之不足恃也或曰韓子遭患憂讒姑為此遜言以舒上怒君子之所矜恕也夫所謂遜言者陳其憂惶慙悸擯斥可憐之狀亦已過矣如云定樂章巡泰山明示得意者是果君子之言耶獻齋與淵齋書曰韓公潮州表已有伊川定論雲養亦必見之而乃譏韓公迎合少年奮筆馳驟或有此等語若到老閱歷痛痕又未嘗不主角鋒銳磨礲圓熟耳

三原道等篇

古人亦有以韓子接孟子之統而其言之忽未之忍如是嘗明暢非有得乎中者深則何以及此不覺敬祖莊誦

易曰言行者人之樞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文者言之著也故文至則近於道行至則有自然之文諸葛武侯非操觚治詞章者而前後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者以其忠之至也韓文公未必有存養踐履之工而其與孟尚書書送文暢序及原道禘祫議諸篇擇之頗精守之甚確往往合於聖賢之言者以其文之至也夫文之至未若行之至然及其至之則亦難矣哉故能開衡雲而孚鱷魚豈非動天地之一驗耶愚嘗論文者華也行者實也古之君子有實斯有華自孟子沒後華實俱墜歷千餘歲至韓子而華始開又歷三百餘年至有宋諸賢而實始成夫華非實也然實非華亦不成有宋諸賢之能得不傳之統者以有韓子倡導於前也何以言之自秦漢以來論道術者揣摩影響不識本原之旨能知推尊孟子自韓子始稱述大

學之旨自韓子始痛闢佛老扶衛吾道自韓子始此三者誠萬世之功也其徒李翺張籍等徧於天下皆以其法傳授後學至于有宋而去唐不遠穆修尹師老歐陽修等又聞其風而興起能以經術為文而濂洛諸賢於是乎繼作刊落其華撫收其實遂開理學之門其所以為學也則尊孟子也表大學也闢佛老也此三者皆韓子之所發端而不能深造者也夫不能深造而能發其端者蓋緣修辭極功幾乎與原相逢豈非天將啓斯文而默誘其衷歟嗚呼若韓子者可謂文之至也余故曰韓子得其華宋賢得其實斯道雖至宋賢而大明韓子倡導之功不可少之也

四與利部陸員外書

余觀韓文公與利部陸員外書知唐之取士於試文外又取行誼聞

望故韓公薦侯喜等十人於主司韓公之中第也亦由梁肅王礎之所舉以今觀之豈非所謂循私者歟我東取士之法古亦如是自屬托公行而此法遂廢夫今之所謂秉公者亦可知也毋問其人之賢否取攷其文而合於主司之眼者是拔是擢此猶以為未也毋問巧拙閉目信手而取之又恐如此而偶得知名之士招人疑議於是開視其糊名取下鄉僻姓世所不知者列於榜中以示至公之意是以屠沽駔儈之倫充斥場屋以徼一日之幸殆不勝其擾攘矣

五論史書

世皆以昌黎之不作唐史為恨雖當時之人亦然故柳宗元劉秀才嘗勸之作史張籍勸之著書昌黎輒辭以不暇以拒之此誠何故也或曰人之稟才各有所偏昌黎長於論道著書作史非其所好今有

人善博而不能奕曰我性不喜奕是亦工之未至耳古之人有達而著書者周公是也昌黎曰窮然後著書古之人有作史而不遇禍者孔子是也昌黎曰作史懼禍此豈非窘辭耶其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無所不觀然其所志惟在意義所歸至於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户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故每讀書輒用自愧此昌黎所以不欲著書作史之意也夫成一家之言而述一代之史者不通乎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則不可為也而此昌黎之所短也若復臨急苑獵陳其數而失其義者昌黎之所不為也故不欲下手然蓋其心則未嘗不慕焉故曰今幸無事將試學禮樂等書又與崔立之書曰將耕於寬閒之野求國家遺事攷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無窮是其意

豈嘗一日忘依史哉顧曾次有自視欿然者故遊辭護前不欲示人以樸也張柳州不知此意每鬱悒歎惜而競勸之何其固哉孔子曰益有不知而依之者我無是也余美昌黎之能知此意以著後世依史著書者之妄

六與胡生秀才書答呂盤山人書

胡生秀才者不知何人也韓公與之書曰兩不止新翁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忘思想無已此不過聞跫耳至愛相念情溢幅外今之世有賢公卿能愛才恤窮如此者為士者可以無憾乎是以韓公於時得接後輩之名焉有呂盤山人者其才識似遠不及胡生而一見便責韓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何其突梯也韓公之答曰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

未盡賓主之禮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也益公之好士如饑渴於人無所不容然夫破衣麻鞋口出無味之言安往而不見困哉

七 送人序

送人序最難得意凡求之於我者皆欲其譽己也枉道而循人文之賊也然其勢亦不由不有過情之稱所以難也余觀昌黎諸序亦不免此故其與平生知舊及門生方外之序盡其所欲言者而無可言則止故其文沛然若有餘至如位顯而交疎其勢出於我右者雖滌繪滿眼常有拘束之意益其勢然也然細看則亦有依者之微權或鋪張其恩遇職事之重以責其報或褒其前績以勉方來或極口以贊其長而微婉其辭於短汎觀則渾然無迹而皆含陳勉規諷之意

朱子語類論釋曰氏有今不消窮究他

此為得風人之旨也與

八 毛穎傳

毛穎傳韓文之俳諧亦以試見其史才耳張籍所云駁雜無實之言正指此類而柳柳州所稱良史才者亦以此也蓋其為文酷摹子長滑稽跌宕宜悅時人之眼而當時之人大笑以為怪此不可知也柳州文如其人玉潔冥合然乃深喜此文至比之武公之戲謔文王之葛藟此亦不可知也

九 斥佛

余嘗著庸言曰善乎韓氏之闢佛也惟論其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服與其滅倫紀毀肢體而已未嘗究其本原心術之微何者觀其著而知其隱本原不足辨也故其為說也正大明白無有礙障而

伊川所謂只消就跡工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道理也使不得此斥佛極明快之大文字也曾見所謂四十二章經不過一小卷子而佛書之初入中國而繙譯者也其言皆質直淺近無不

綽然有裕後之人才智不及古人以為古人見粗不足以服其心乃研究微妙揆其淺奥及其至也乃絲毫之間耳不可復辨而身反染佛後雖欲强顔斥之出言發辭已與佛家氣味相近何服心之有甚則並與言語服食而倣之已甚則化其頭鬚變其居處倒戈而擊孔氏之徒故曰闢佛莫如韓氏歐陽氏其次也夫佛之入中國也其初不過夷狄淺近之言徒以禍福怵誘小民及其久也有才好奇者騖騖叛去陰掠吾儒之微言附會竄掇以演譯其書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皆吾叛儒之所為也非佛氏之所可能也余觀所謂禪林寶訓者皆宋時高僧之言行也其言往往與吾儒性理諸書無別夫儒家言性盛於宋時而佛家言性亦莫盛於宋時由此觀之儒與佛互相出入皆藩墻之事非西來之本旨明矣今儒者以性論性佛者以

可知者亦無荒誕幽幻之感衆之辭然比諸中國儒家書無異兔園冊之於石渠之藏也及其圖覽華嚴等書出而始有心性之論奇怪之談皆中國人之所杜撰者也以是謂佛之所言佛亦不受矣

心論性夫性與天道夫子之所罕言而今爲茶飯彼其彊辯妙喻足以相支没身呶呶不見其端況欲以此而上開君上之惑下牖萬民之迷其可得乎彼雖變幻百端所不能變者居處衣服飲食之與人殊也所不可掩者亂倫悖道惑世誣民之事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今佛氏之居處服食賊道害民執其一端將不足以知其本原之非耶兵法曰攻其瑕則堅者瑕不攻其瑕而攻其堅難乎言智矣或曰韓氏之闢佛固善矣孟子之斥楊墨似異於是曰爲可同也楊墨之言語衣服不與人殊居處飲食不與人殊楊氏爲我近乎忠墨氏兼愛近乎恕此足以亂聖人之道故辯之不得不深也曰孟子之辯楊墨則有之矣其與告子辯則無乃已細乎曰告子言儒者之言服儒者之服居儒者之居食儒者之食慕法先王

每以言徒捽信經之不信士聖不讀僧頭徒捽信經之不信士聖不讀僧頭
此非之亦何也不知大儒之道謂之十不居吁矣
此非之亦何也不知大儒之道謂之十不居吁矣

辨論心性此其至近而尤難辨者也故其辨之也尤詳豈其害甚於楊墨哉抑不可攻其末而解人惑耳今佛者居處服食賊道害民執其一端將不勝其斥奚暇論心與性哉或曰如子所言性者夫子所罕言宋賢論性無乃過乎曰此又有說蓋不得已也余妄意心性之說自儒而老自老而佛宋賢論性恐其與彼相混也古之聖人著太極之理明二儀五行之分以示其端而其教人也常以人事推之老者得其餘論舍人事而為修鍊養生之學佛氏晚入中國顧其見於外者皆夷狄之陋不見重於人乃掠老者之餘論以治其內窮高極遠務勝百家其意不過掩飾夷陋文其寡途之詭耳及其漸熾而習聞其說雖儒者亦疑其與我相類莫知所從此宋賢所以始詳於論性也蓋欲以明吾所有而已非有意於攻彼也余觀茅坤佞佛者也

每論韓歐闢佛處曰韓公不悟禪旨又曰韓公原不知佛氏之學故一字不入佛氏域又曰歐公於佛旨惟多模糊惟不悟禪旨不入佛域故其言不痛快方可稱大丈夫矣坤使韓歐悟禪旨入佛域將欲何為也坤自以為服儒而所見若是余特惡其態此吾所謂蕭墻之盜也掠去吾儒之微言傳會於佛者也為佛遊說陰離吾黨者也春秋之法先治其黨與如有王者作坤其能免乎

十讀墨　對禹問

墨子孟子之所闢也韓公亦嘗比其功於抑洪今曰孔子必用墨子者何也蓋非愛墨也有激於佛耳驚於虎者遇盜而喜謂猶其同類也對禹問不免以私智測聖人蘇氏父子立論蓋倣於此

十一孔子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云句龍棄之配於社稷豈如孔子用王者事蹟然當坐此其賢於堯舜之效也夫韓子眞謂仲尼安於王者之禮享耶泰山之不享而謂仲尼享之則過矣評之者謂此文序孔子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當屬第一吾不知其何謂也

十二 黃陵廟碑

瀟湘二女自古皆云堂英余嘗疑其說舜帝方之時年踰百歲不應遠涉衡湘二妃皓首何苦從之此衡南子唐武氏之所不為也其道死溺死之說尤為不經今攷韓公黃陵廟碑辨帝方之誤又言溺死不可信誠得之矣獨不言二妃何故而為湘水之神益闕其所不知也路史云黃陵舜第三妃登比氏之墓二女即登比出名宵明燭光是為瀟湘之神此又孰見而孰傳之

十三　曹成王碑　張員外祭文

曹成王皐艱難自立刻苦成功其忠孝與我東李忠武公相似故其碑文極其摹寫而鉤棘僻澀以像先難後獲之意張員外平生故舊同乘共斥經歷危險發於夢寐故其祭文奇崛悲壯如其所經論者病其生割為不知作者之意耳

十四　禘祫議

禘祫議洵可稱名儒之文也常患繼體之君不以太祖之心為心以己為心但知尊太祖而不知尊太祖之所尊今已欲尊太祖其太祖獨不欲尊其所祖乎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已受太祖之天下其心法典章皆當一遵而勿失可也今於太祖之廟百代不毀四時享薦可謂無憾矣獨於太祖之所祖則毀而瘞之不使與於禘祫之享將

謂己孝勝於太祖之孝耶惟知己之無憾而不知太祖之有憾不可以言孝也後世或毀其太祖祖禰積累肇基之廟反尊無功之父與祖以為世室是其心果有太祖之天下乎果可謂達孝乎周得天下追王三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此無他以文王之心推之也人君能識此義然後可以治其國孔子言其易曰示諸掌

十五碑誌

碑誌一家之史也後之作史者多引用之不可不慎余觀唐史自中葉以後述人功能其文往往不純抑揚大露誇眩如戲者皆出於人家碑狀之文其弊未始不自韓柳盛也夫碑誌為一人而作故容有過其情者修一代之史者不必取此諛墓以汙汗竹如或取之存其意而刪其文可也今放昌黎所述碑誌時亦不免此風然其不安許

使恨人讀此等文不禁淚滋

處亦自謹嚴又好虛景感慨此最酬應之妙法也其銘李子墓誌也無一言及其行能始終論柳泌藥之害令人驚怖慘凜不可正視要之不為無益而發者也今中州之人好服鴉片觀此可以怵然

十六　貞曜墓誌　祭十二郎文

貞曜墓誌只敘其哭吊營葬徵銘之節而用事參錯有悲遑掩抑之狀讀之令人淚迸不問可知為生平切友也祭十二郎文一字一淚千年絕調而後來蹈襲者多遂成陳言哀不可學為也

柳文一

柳柳州年少才富驟進驟敗彷彿賈生惜其比之遜人不能自拔於衆誚之中若賈生者英達風成無此疵纇邈焉寡其儔矣雖然余觀柳子立論務歸於正其才廉利有異於楊惲之佻傲殷浩之虛妄必

非無用者惜乎二子遭時自謂賢於屈原而見絕於明主此所以哀恨共彬嶺積而幽寃與湘水不盡者也

二與許孟容等諸書

柳州貶謫以後與知舊朝士諸書寥悽淒酸讀之累欷其感悔入骨而望遷亦至矣當時君相何忍於是獨不少副其至願耶且孤臣孽子慮患既深若得復用庶幾補前日之過其如聽之者如聞空林杜宇過耳悲歎而已何哉夫忌其才而擠陷下石者人也幽愁感鬱使鳴其文章者天也嗟夫柳子又何怨乎

三答韋珩書

子厚平生深服昌黎昌黎則未嘗不奇其才然於其為人微有不滿子厚固知之而不敢較焉至昌黎與韋珩書云欲推避子厚以文墨

事則子厚又大喜過望崇重昌黎至在楊雄之上蓋天生兩人大變時文一倡於北一和於南想見當時山川草木皆為之變彩矣

四答嚴厚輿書

世之學出於六經者一而已子厚答嚴厚輿書曰馬融鄭玄獨章句師耳若言道講古竊文辭則固吾儕事是其道與昌黎皆得於六經而為文章之學者也是則訓詁文章自韓柳始分為二子厚自以得六經之旨論道為文卑視訓詁而不知眞學起於宋儒而為性理之學向所謂言道講古者皆歸影響所得者特文辭耳自是性理訓詁文章三學並行於世此三者不可相無而相為根柢羽翼世或交訾之至不能容是猶鬩墻而不知禦侮也

五與韋中立論師道書

子厚之苦避師名與退之之苦拒佚史均為一病夫所貴乎師道者以其德行道藝足以表率後學威儀動作足以觀感而化善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者此也至若授句讀屬文辭塾師之任也吾未知子厚所避其在上耶懷道迷人不仁不智君子之所不為也其在下耶百工技藝亦有相師之道而又何避之足云

六與呂恭書

與呂恭書潑辨廬墓石書之非以為廬墓過制石書說神偽孝奸利教化益壞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誠哉是言後世亦有石書之類往往發於偽孝偽識士之人又從而表章之使柳子見之得無冷笑乎本朝士大夫感行廬墓之風雖知其非禮而不敢獨異今則廢已久矣然居喪者燕居優遊飲酒食肉幾乎忘哀又不及古之

廬墓之時矣

七　送僧浩初書

始余讀子厚與李睦州服氣書及答周巢書論山澤之癯以爲柳子信不好怪者也信有志於生民者也及讀送僧浩初書又不覺索然興沮其言曰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余不知所合者何言而柳子果親見如來而承聞其說耶不然則東裔初無文字不通言語所謂白馬馱來者皆中原叛儒之所繙也與易論語合何足奇乎且其往往而合者固可稱之則往往而不合者又幾許耶又曰其於性情蔑然不與孔子異道夫柳子焉能知性情之說哉柳子所師者惟韓子而韓子於性尚昧本然之善況乎柳子哉柳子而亦論性情則其所謂往往而合者亦可知已又曰楊子之書

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乖僻險賊耶夫柳子何其過尊浮圖而薄視莊墨申韓也莊墨申韓雖乖於聖人之道後皆出於儒者之一端故後世試之或成小康之治夫用莊墨申韓之術者未能如後世事佛之專且盛者然事佛而有能身免於禍有能不致大亂於家於國於天下者乎小行則小亂大行則大亂其效如響不可回護奈何得與莊墨申韓比也又曰退之所深者其跡也覽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於人是忿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夫柳子亦嘗讀聖人之書乎養其中所以齊其外端其本所以正其末故由外而求中舉末而尋本內外交相養然後而民無偏頗側僻之患若舍其表著而直窺其所謂中蘊則是億詐也億不信也韓子而如是不為韓子矣今但言毀形滅倫遊食

之義是耶則其中之是可知若其非耶又何必勤求其中而後知其非也且言與易論語合事不與易論語同彼易論語將欲何為者耶

八山水紀

子厚精於鑒賞自謂於古書望之而知其年代非唯此也於山水亦然他人所見平易圓全子厚獨見其幽峭欹缺因其幽峭而思生焉因其欹缺而奇生焉衆人方注目於紛紅駭綠子厚獨投拂幽慈摩挲孤卉時擧其微者點綴模寫風神迥然此畫頰添毛法也

九山水記

昔楊惲見廢自以農作之餘飲酒擊缶為荒淫無度余謂子厚之於永州山水亦可謂荒淫無度也環州數十勝荒林僻壤斷流小石無不牢籠何其貪也雖然余觀其紀勝諸作總有佳致然輒有一種哀

思使人不怡其所酣飲暢樂呼號得意之時益見其顛頓無聊異哉豈非所謂浩浩之容戚戚之尤者乎夫樂者所以宣鬱也中山王聞之則泣下子厚之於永州山水亦猶是耳

十 山水記

子厚山水記冠絶古今遊黃谿記及柳州山水記全摹山海經而格自奇古其他諸作皆神與境會都在筆墨蹊徑之外凡人刻苦處便有斧鑿之痕子厚愈刻愈天然蓋其一段精爽自有不昧者存

十一 山水記

子厚作小石城山記及萬石亭記以爲天隆地出造化之迹自多其獨覩神物以余所見方之殆漁陽之突騎耳吾東最著者金剛之萬二千峯吾未及見之吾所見者惟東南數區而其奇已不可勝言如

丹陽之三仙舍人龜潭玉筍峯之傑特秀麗奇峭明淨如清州之巴串仙遊玉樑諸洞之邃潔窈窕如光州無等之三皇峯及廣石立石之清曠超拔束立萬枉如楊州萬丈峯之矗出雲霄其下小石如千兵萬馬刀楯劒戟之狀是皆石之詭觀也神設鬼營殆非人境余心悅之而未能有述石之遇我豈非不幸耶

十二 封建論

封建之論尚矣自柳子之論出而諸說皆廢爲其確切不可易也以余觀之柳子特以文爲悅者也本不足以知聖人之公心其所論者不過利害之麤迹然但見小利而不思大害便於一人之私而不顧萬民之公儒者立論不當若是苟也夫封建不足爲則井田亦不足爲井田可廢則禮樂刑政亦不足恤惟當因其情任其私不稽古而

足用於今若是則三代不必遠過於漢唐漢唐不必遠遜於三代此陳同甫之悖論也其可乎哉古之聖人畫野分州各有區域土應星躔下限山川語音各殊而風土迥別四海之內芸芸林林不可以一人治之故禹之時天下萬國周之時千八百國至於戰國之時互相吞併大者七國自秦以後始合為一由此觀之國愈少而亂愈多明矣柳子所見以漢唐之小康疑為郡縣之效然通三四百年之間生民息肩者不過二三十年其餘外若無事而生民困悴甚於金革何者四海之命繫於一人而一人之仁且明者又千百年而罕得其一民安得不常困乎古者封建之世天子地方千里諸侯得其什一以為國諸侯地方百里卿大夫得其什一以為家各私其土地子其人民奉其宗廟傳其子孫士有世祿民有世業分安志定無僥倖之風

此封建之利一也一人賢聖則天下蒙其福一人不肖則幾甸以外天下固晏如也湯誓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桀之暴不及於湯之民也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是紂之虐不及於文王之民也至如後世一人貪戾則海隅出日罔不被毒此封建之利二也古者天子之國內有卿士公族世祿之臣外有伯父叔舅諸侯之親其富且貴丟我不甚縣絕而皆據難動之勢可以德服不可以暴使雖欲為惡四顧忌畏誠多難便後世人君獨尊於上而羣臣寄寓於下君有四海之富臣無尺寸之土順吾意則生拂吾意則死形勢便無所不為號于天下曰唯予欲之是從於是民日憔悴而無告憩之處此封建之利三也柳子曰繼世而治者未必常賢此言誠然矣然今試以天下萬國十分之其一分則必賢者也其七分

則必中主也其二分則必不肖者也然則天下之民二分不免愁苦而其八分固自如矣非若後世之盡十分而常在水火之中也且其二分不肖之主又上畏天子之誅中畏方伯連帥之督責下畏公族世家之據義不從旁畏四隣之幸禍伺釁其勢亦不得盡逞所欲此封建之利四也夫聖王之用心以生民為重而已不與焉故周公之定洛邑曰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為不欲久勞生民也後世人君權重勢盛足以久使其暴而不能遽亡故雖以秪靈之昏虐吕武之女禍秦皇漢武之貪暴皆能沒身安寧其蓄毒也久故其為禍也大始之以饑饉繼之以兵革綿延至於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後稍定是故民之生也無事則困於征役有事則膏於原野是終身無安樂之日也古者天子諸侯無道者天下之所不與也不廢則亡無綿延之

患故國亂於上而民安於下此封建之利五也古者賢士懷道不遇於其國則去之他邦故世無棄才官無曠職今也不遇於朝則廢於家而已古者卿大夫士有故而去之他邦猶存其田里以待其返忠厚之至也故進退有義恥辱不及於身今則忠賢遭讒戮辱隨至四海雖廣無容身之地此皆傷天理之至公非聖人之遺意也是以古者士皆自重不汲汲於援上而上之人反俯就以求之如恐或失其進而立於朝也正直不阿三諫不聽則去今則奴視承交慶之不退推之不去惟有諂諛取容而已安望其報禮之重耶此封建之利六也夫蠻夷猾夏中國之大患而聖人之所深慮也古者邊圍小國習知夷情備之有素且其家門切骨之患故皆能自勵其民自戰其地如秦蹯西戎燕破東胡趙逐樓煩皆從容暇豫天下不知其有事後

世雖以漢唐之全盛常困於夷狄其故何也自封建破而天下為一人之私物故人無自戰之心且邊無世將士無久計軍機遲速刑賞與奪遥制於萬里之外故以百倍之衆其勢常弱一方騷擾天下震動此無他無燕趙為之蔽也世之論者皆曰禦戎無長策余謂禦戎之策莫如封建顧有天下者不肯破其私耳今若捐邊疆數千里之地封良將而世襲之政令租稅天子勿與知焉內有中國諸侯互相維持重關疊嶂各以其門戶保之彼將稽顙款塞顧見天子之面而不可得豈至以昭陽殿係單于宮乎此封建之利七也古者天子選王后于異姓之國諸侯相與為婚貴賤不失其偶交隣不失其誼名之正而序之至也於其國也內無眷顧外親之私外絕攀援宮禁之路故雖有妹妲褒姒之嬖禍所欲固寵者為一身也無他外援君亡

則已後世天子取配於閭閻嫁女于臣庶賤者暴貴營私而不念國計貴者暴賤驕蹇而不執婦道傷倫亂理莫此為甚且后妃之立不由德選或以愛幸或以計進名位定於內則形勢成於外昏君弱主不信宗室大臣而信母妻之黨陰授以天下之權君沒嗣幼則女主儼然當朝親戚姻舊布據權要濁亂綱紀剝啄元元當此之時國非其國嗚呼何可勝言古今女禍如出一轍漢晉以來何世不然志士為之痛心忠良為之短氣若在封建之世豈有此乎此封建之利八也夫此八者利害之最大易見者也其他不合天理不順人情者不可枚舉然後世之必不可成者阻於一人之私耳夫一人之私雖小其勢甚巨能蔽萬古之公柳子亦為其所蔽乃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何其謬也且柳子以漢晉為戒是徒知封建之名而不知封建之實

東枚論封建而反案子厚之論人謂甚暢快然不及是文之詳密但此等文只可用於中州至如吾東無所關係

也夫三代封建所以公天下也漢晉封建所以私子弟也古者諸侯地方百里漢晉之制大者或數千里而介處乎郡縣之間籍稍遠得數十間屋子妻子不至於凍餒則中士不為非封之小縣為子孫永久之業則勇士不思亂彼韓信黥布豈欲背漢為帝者耶封之大國而又從以疑之其勢不得為蓋臣番苟受封最小傳世最久豈忠義遠過二子哉以其立於無疑之地也誠使漢高罷郡縣列諸王不私天下之廣而與衆共之一如周舊據雍州之畿東向以臨諸侯則榮點者各得其所而天下服其公漢之德豈不足比隆三代哉若晉氏之亂尤不足言以此而咎封建則過矣愚故曰井田封建二者聖王治天下之規矩也若舍此二者雖聖王無所施其仁矣

十三　趙襄陽墓誌　漁者對智伯

趙襄陽墓誌錄龜兆之辭酷類左氏不知當時亦有灼龜之法歟設有之未必奇驗如此然寫來却甚古雅漁者對絶摹國策比毛潁傳叟勝

十四　獨孤君墓誌銘

昌黎作歐陽生哀辭自書兩通以遺崔羣劉伾柳州作獨孤君墓誌銘其末載知舊某某之名蓋哀其不得位而早死欲以交友取重於後古人之篤友愛名如此

歐陽文一　論乞主張范富等行事劄子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公當宋朝鴻熙之時遭仁宗求治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所陳皆人所難言而無痛哭流涕危激之辭可謂治世之文也尤其

所貴者職在論思常先事獻替如范富等將有所條陳則公豫先陳劉言范富等所言必如此小人之怨怒必如此浮議之紛紜必如此若不終始主張必爲奸讒所沮事無成功又如此如臺諫將論貴昌朝樞密之任則公豫先進劉言昌朝之過惡如此外廷之物議如此臺諫必有論列如此昌朝得志必害善人如此使是非邪正了然先定於人主之胷中然後君子進言不患有所蔽小人行詭不敢售其奸嗚呼內相之職歐公可謂盡之矣

二萬呂公著劉子

歷代黨議之禍未有如我朝之甚者夫事未有過百年而是非不定者何則人皆有心公論不可久掩也我朝黨議歷數三百年而至是立非迄無定論豈黨中之人世世無公心耶噫其故可知也余讀歐

陽公薦呂公著劉子憤然太息掩卷而想像其為人也夫歐公志不詭隨好惡甚明嘗論罷包拯三司使矣後又薦其忠讜不可棄遠嘗屢斥呂夷簡之奸邪矣今又力薦其子是其心果有所係而然耶歐公既以朋黨自居而又於時輩多所攻斥如陳執中貫昌朝輩不可勝數宜其詬毀至今嘵嘵而益棺帖然雖陳賈子孫亦不敢怨者以其大公之心足以服人不待百年而後論定也公之祭范公文曰生也何榮沒也何稱自公云亡詬不待辨夫范公朋黨之主也而身死詬息其是非之不難定亦可知已吾祖文貞公處黨人之世心無適莫嘗以事被毀於人後乃力薦其人之賢時人譏其不黨公之辭職疏曰均民之志比於富強不黨之心以為矯飾此其苦衷自陳之辭也然且正直不回疾惡如讐平生所論劾者至多未聞有一人怨之

者豈非所謂如虛舟觸物人自不怒者耶嗚呼黨議作而世無眞是非方其盛也有能斥其父而薦其子者乎有非吾黨而稱其賢者乎有能舍己從人而偕往中道者乎有前論罷而後薦進者乎有能犯而不校又從而薦之者乎五者苟無一焉則宜其致至今嘵嘵無怪也昔人論東林黨曰吾黨兩分其過可也余於是亦云

三 論西夏諸劄

凡遭守文安常之主其漸將至於偷惰則文士主戰武臣主和遭貪功喜事之主其漸將至於靡弊則文士主和武臣主戰夫文士未經行陣而常拂人主之所欲故其言常歸於迂闊然不知歷覽古今洞究事變實非武士之所及事過而按之其言未嘗不驗豈可輕哉宋仁宗守文良主也歐公懼其不振力沮和夏之計至于七八而不知

止蘇氏父子益亦勉其振勵及神宗熹邊功則老臣張方平等上書切諫非西夏之勢與前頓異卽所遇之君不同也昔漢文之時事無要張賈生恥之上書願威匈奴改正朔易服色以定一王之制漢文謙讓未遑武帝繼之盡踐賈生之言而天下騷然幾乎大亂嗚呼孰知其言之不效於文帝而貽害於武帝之世豈賈生之意乎

四乞補館職劄　乞令百官議事劄　諫院宜知外事劄　論逐路取人劄　議學狀

歐陽文忠以通才達識得君得位其所陳劄狀皆經國遠謨弘規剴切誠可樂也其中往往有深中今世之務者如乞補館職劄子言朝廷賤儒學而貴材能館閣取士宜先論道此為當今第一急務不可不講者也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及諫院宜知外事劄子以為大事秘而不宣常令侍從聞於已行之後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

則杜漸此爲當今深切之務愚謂公聽之道當與萬民共之況於侍從諫職之選論述路取人劄子以爲東南士多西北數少今增西北一人便是減東南十人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此與今之逐色目用人甚相類也其議學狀通篇議論又切中今爲士之弊其所云實事可行者亦宜講行於今也

五 求薦書

退之求薦書每盛稱其人之德不免近諛蘇氏父子求薦書殊淋漓慷慨然不免遊說之風永叔求薦書只敘自家本末畧點綴其人求賢用人之美而文意已足方是士大夫風裁

六 與高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令我讀之已覺羞愧入地不知當日高司諫何以卒讀

彼方自以為得護身之妙法意人不覺殊不知千古隻眼對面看破語云察淵魚不祥永叔其不仁哉此輩人世不乏少而永叔不常有高司諫其不幸也哉

七答樂秀才書

歐陽公答樂秀才問舉子之業勸以順時謂時尚駢儷則攻駢儷時尚古文則攻古文吾東先輩之勸人亦多如此然余謂此不必勉士自能之今順時之術轉益捷巧如應試文則舍真規矩而務悅主司之目對經義則寧背聖訓而圖中主司之意且主司既非一人而所好各殊故每臨試除下舉子蒼黃奔走各之主司之門戚知舊訪其嗜好惟恐未副此可謂順時也

今之科弊又與此大異如欲順時士君子之所恥道也

儒者立論貴乎治原舍此則為急切功利之學也所謂治原者又非微妙難見之謂也歐陽公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曰賈誼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可謂知本又與張秀才書曰堯舜孔孟之言皆易知而切於事實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以廣無用之說合是二者觀之歐公之文與識其本領槩可知矣故論制戎則必先富民論水災則必先薦賢論邊務則必先減兵論佛之害則必先興禮淺見之士方且以為迂闊然不見笑於俗人不足為真經綸真文章也

九跋唐華陽頌　本論

韓子闢佛以後得歐陽子繼之大略如韓子之法不拘拘於治內余亦深喜與二賢同見吾黨為之不孤矣讀跋唐華陽頌曰佛之徒曰

無生者是畏死之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嗚呼可謂盡其情矣又讀本論修其本以勝之之言此又韓子之所未及詳道也所謂蒐狩婚姻咨祭鄉射之禮廢然後奸民有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莫知所趣佛於此時鼓其雄誕之說以誘之此言驟思之頗似迂遠反覆究之誠中病源不然儀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何爲制之豈非使民閑邪消惡於未萌之前而豫爲此等慮地節莊列之流不知是意妄疑民自淳古聖人空然束以禮義戕其天性於是務爲曠達之論既而禮教廢而佛禍作大滅倫常遂乖法服在國國亡在家家破是亦莊列之所未能料也禮教之關於風化如此鹿門評本論曰達摩以下彼固有一片直見本性之超卓處歐陽公糢糊於佛旨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恐非區區禮文之習而行之所能勝也嗚

呼夫茅非達摩何以知直見本性處耶彼以禮文為區區不足以勝之則其意將欲使提起性說支離杳冥混戰而不見輸贏則彼將從旁合掌膜拜稽首沾臆贊佛之妙乃滿其願今不然而直攻其外安得不搔首無味也

十 春秋論

春秋論以隱攝眉止之弒謂當據經廢傳按此不解為篤信聖人之義然愚謂公穀生晚傳聞固多失實學者斷取其義可也若左氏則耳目所及不為無據且其人雖非夫子所稱立亦恥之者然以其名名之其人之所尚慕亦可知也其非架空做荒以亂經訓審矣隱公之攝經雖不言然攝者隱公之所自處也公者舉國之公論也蓋攝之心未明於沒後而公之跡久著於生前（東坡攝主之證似是）故魯史從以實

之夫子魯人也安得執父遠未明之心事擅削舊史之名號也弑雖然其不書即位必有其故此傳之不可廢者也晉靈雖虐而失衆其實君也趙盾雖賢而得衆其實臣也夫趙穿何所恃而敢弑其君豈非得衆之盾故耶今若捨盾而書穿是猶赦司馬昭而誅成濟然則元惡大憝不自手刃者皆可幸免其可乎哉故書之以盾弑盾賢者也其犯惡名非其本心若無傳以係之是與崔杼淖齒無辨此傳之不可廢者也父病嘗藥人子之常也然忽其常而不行者世多有之許世子獨得弑君之名何哉意者許君之死由於中藥世子宜嘗之而不嘗舉國之所歸咎也故其罪惡重不然則或疑之而不嘗或知之而故不嘗皆不可知也有明光宗時輔臣方從哲進崔李誤藥廷議大譁至冒從哲以弑逆之實由是觀之許止之得此名不為過矣

雖然其罪止於不嘗藥不見他驗若無傳以繼之則是與蔡般劉劭無辨此傳之不可廢者也夫經不自明必待傳而後詳況其言足為世戒烏可廢之哉

十一 五行志論 司天考論

讀書而有可樂者二其一窮古今之事變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情也其一古人先得我心沛然達吾所欲言者也如歐公之唐書五行志論及五代史司天考論是已雖然歐公博學信道君子也不惑於衆緯無怪矣若唐之西平王本神策軍士耳乃能卓然不惑于茲豈非特達之知有不資學問而能者歟方王之軍于渭橋也焚惑守戍久之退舍賓佐皆賀王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道高遠誰得知之及賊平乃謂曰曩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

戚吾軍不戰自潰矣此雖一事可以博喻凡數術之無益於人而有害於事若此故曰存而不究可也盡人事而已

十二　蜀王建世家論

余讀歐公蜀王建世家論斷之曰麟鳳龜龍非祥瑞之物信乎此又余嘗疑之而未能明言者也何以不能明言世之有口者自古皆云四靈四靈余安能獨非之今也歐陽子能明言之余於是信之矣或曰中庸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何謂也曰國之將興君子滿朝禎祥孰大於此國之將亡小人滿朝妖孽孰大於此請試言其一二晉公子重耳之亡也至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至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

奇文感慨千古絶調以藥鑛王賀事觀之似無天理然譬諸椅梓枝葉非不茂矣根柢病則枝葉枯藥鑛是也譬

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此非禎祥之先見者乎漢成帝時趙昭儀入宮有老宮人見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此非妖孽之先見者乎夫所謂前知者為其見微而知著也彼數子者尚能推知禍福如此況至誠如神乎若夫四靈之為物或出於盛時或出於衰世其出也奴隸皆見之以為祥其果祥耶不祥耶

十三 樊侯廟災記

鄭有盜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既而大風雨雹鄭之田麥皆死歐公記其事且曰侯之靈不能禦盜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何哉余於是竊有感焉即世所謂福善禍淫之說是也昔晉藥鑛汰虐矣以武子之惠而保其祿其子孟無罪矣以鑛之惡而身死家亡夫鑛何其幸

諸松柏根柢非不盛矣枝葉蕃根柢朽王賀是也故曰父祖之惡必遺於子孫子孫之惡無與於父祖譬諸水源其源鹹苦而其流甘者未之有矣其源清澈而其流渾濁者亦多有之是其非理也或韓柳所謂陰陽功禍之說不過激於世而慨然寓言云爾若言韓柳文章不知有天理則是猶痴人前說夢

而盈何其不幸也先王之道罰不及嗣今天之道舍其身而報其子殆亦樊侯之怒也歟漢王賀嘗以繡衣直指所活甚衆曰吾子孫其昌乎至孫鳳以帝舅擅國命五侯迭相輔政天之報賀可謂過其當矣及莽移漢祚天下大亂數十年卒之王氏與百姓俱靡盡殊則活於賀者僅以千計而死於莽者不知幾十百萬始以賀之賢而錫福於無功之子孫終以莽之惡而殺無罪之民幾十百萬天之喜怒其可知耶韓子曰人之賊於陰陽元氣也如蟲之壞物實天地之所惡故有能殘虐斯民者則是有功於天地者也有能蕃而息之者是天地之讐也審如是則世之禍福與人事常相舛者無怪也柳子厚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於天者大謬呼而怨天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此皆有激而發然自古禍福之降如樊廟災者甚多

此二子之不能無疑於天道也

十四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塔記無一語及禪家事惟閒述本鄉民俗誦陶唐氏之遺風又能使之出於其口明此其所以為塔記也鹿門評謂明因無他戒行及禪慧故特本其所言以感慨古今云何其淺之知歐公也使明因有戒行禪慧乃惑民之尤者歐公其肯道之耶如韓公之送文暢歐公之送惟儼秘演諸序皆無一字參浮圖語吾輩不得已有酬應緇流者當以此為法世之人好依禪家文字尤喜獵其語以詆塔廟者不亦甚乎

十五 答陝西安撫辭辟書

歐公之在河南幕府也其僚友皆一時之選故平生樂道之而不忘

自古文士遭逢盛際進退以道又得朋輩之樂者無如歐陽公其風流餘韻至今藹然可謂盛矣然當時諸賢林立等征而校廓自信莞為冠冕者獨推范文正范文正何如人也歐公之推仰范公如此而乃辭其辟召何也益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

十六　梅聖俞墓誌祭文

昌黎之於孟郊盧陵之於梅聖俞皆交友之最深切者而特其人長於詩故誌銘及祭文不及他語推其所長而已益二公非有惜於二友也為夸辭不信不信不足以傳後故也觀歐公之論尹師魯墓誌則可見矣後之為人碑狀而好為溢美者謂之無情可也

十七

歐陽公於古今文人獨無疵類其發而為文蘊藉和平善能感慨又

遭際明時故其辭直而不詭位遏不落莫故感歎而不傷如冠冕珩璜揖讓周旋於明堂之上吁咈天下之事如登清廟奉圭璋耳聆朱絃之音使在位者肅然無不思先王之德也如大人升車正立執綏六轡調柔鳴和鑾以節之也嗚呼可謂正始之音而治世之文也其碑誌得於子長序記得於昌黎奏疏與賈誼陸贄相上下而議論之公見識之正又軼過之蓋公之文上接漢唐大家之緒下開宋以下門户裒然為千古文林之指南然其文紆徐不迫無嶢刻之辭故不善學之者其弊也流為凡庸乃欲以神奇化腐臭則失之遠矣

雲養集第十五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六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喬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雜著

八家涉筆下

老蘇文一 上仁宗皇帝書

余觀老蘇上仁宗書以布韋之賤不屈於萬乘有戰國處士之風秦漢以來未之多見意謂開卷首陳天德王道以端人主之心術然後縱言當世之務有本有末今不然其十事之首曰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是何言也夫以商君之喜

術見秦孝公而不敢先言權利者恐其名不正也今老蘇昌言于君沛然不自為疑其見又遠出商君之下誠可悲也然所陳利害處感明快多而不厭自是文中之龍耳

二上田樞密王長安書

古者有子思孟子者以道自重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見後世韓愈蘇洵聞其風而慕之操文以候於公卿之門竊竊然惟恐其以布衣之微而見輕也跖跖然責其報禮之重翹首仲眉以求其見異於人不亦勞乎然其哀號乞憐亦至矣抑為道乎為身乎吾未可知也第其為文於可喜可怒可哀可愛言之有形足以動人多矣其似春

余嘗觀柳子厚序綦文竊獨奇其說歎其深喻世情今讀老蘇之上余青州書究其語意亦如序綦之說蓋有國者取士無法久矣貴者莫知所以為貴賤者莫知所以為賤故其薄有才藝者覩覩而不得其逕則忼慨怫鬱有眼空一世之心彼富貴者又不能為之相下傲然以被服車馬自高於是柳子見而笑之曰彼豈非房生所畫朱綦者乎蘇子見而笑之曰彼一朝偶得之遂見貧人而至於嘽慼嗢噦哉嗚呼向使二子得之亦不為是言矣

四六經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何也時中之謂也凡事物皆有自然之權聖人深知其故任其自然以求合乎天理之至公而已自世人見之有似異於經常之道故命之曰權若參以私意是詭也非權也

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機者聖人之所大惡也余觀老蘇所謂六經論一樂以機權斷之嗚呼可謂無知妄作者也此戰國遊士飾其權詐以惑時君者之所爲彼何有於聖人哉漢興諸儒猶襲其謬時有反經合道之說於權之義尚云遠矣夫以荀卿之悖論莊列之寓言戰國遊士之横議何所不至然終未有盡舉六經而誣以機權者彼蘇洵安所受邪攜此而自蜀至京數千里之遠獻諸公卿達諸天子又偃然以道自重欲以侮傲當世是豈知世間有羞恥事者乎蓋其天性喜譎說而惡公正讀論語孟子七八年兀然獨坐不曾見得一點天理遂以己意曲解聖經以求合乎其權詐之說坦然以爲自得而不疑惜乎歐陽公正人也讀其文曰子之文荀卿不如此蓋有微意存焉洵不知反以爲喜豈不謬乎

老泉於五經無所得語其所得不過縱橫權謀之術語其人品不過屈強而已固無足稱道者惟以辨奸一論後人歎其先見之卓然今於此又見敗乃爾至如子瞻之見敗尤是恥莫大焉如此類復不反甚於近儒之去其姓而呼戴者耶其父為人報仇其子白晝殺人者非子瞻之謂也耶是為子瞻之大失着良可歎也

五 辨奸論

世以辨奸論服老蘇之先見然余獨不信為其多言而偏中抑又見其心術之病耳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荊公之柔用也其自修潔與人信操履端方難進易退慨然有志於生民者也老蘇何從而知其奸也其所論摧不過以儉之過情推之夫嬰齊之賢輔也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公孫弘漢之名相也猶得布被之譏儉之為害不若是大然則世之楚楚衣裳冶飾頭面者皆可謂君子乎蓋老蘇之所喜者肆志自安不拘拘於繩墨者也荊公反是清苦近乎僻儉約近乎陋而加以有威名過於己是其積忌弸中忍不得住而發也不幸而中遂為名言逆詐云爾豈曰先見之明乎子瞻得父之緒論見程子而指為大奸程子果奸乎

六譬妃論

譬妃論持議頗正有益於閨行老蘇文中最純者也柳柳州八駿圖說亦與此意同儒者須有此等見識不泥於俗余嘗疑我東金氏金櫝之說未得其詮近見駕洛人金濟學所著新羅世祖王本紀力辨櫝盒之誣攷據詳博甚似有理余因畧記其說欲質於大雅君子覽此者庶知前說之陋也其說曰新羅歷年九百九十二年金氏凡八十三王即位之君三十有八追號與分封又四十五而屋社之後子孫之分為名族閥閱著顯者凡六十八家勝國及本朝皆其外裔環東土億萬含生苟溯其本皆祖於世祖然則王之盛德備福悠久而永存可以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矣然而金櫝之說不經無稽至于今千七百餘年而不能劈破其虛妄益以文獻莫徵而習俗難變也

夫好奇信怪東俗本然金櫝之說非出於脫解之時及至眞興王命大阿飡居漆夫始撰國史而眞興之世寧尚釋道漆夫之學偏信齊諧以為神人之生異於凡庸如古所云鳥卵巨跡之異虹流電繞之瑞今此白鷄金櫝亦安知其必無乎遂以載諸國乘著為惇史夫首露之金盒亦出於挺空駕虛之說而東人至今篤信皆以為新羅之金自櫝中始駕洛之金自盒中始而殊不知東國之金始出於金天氏也昔周武王已平殷亂封茲輿期於莒以奉少昊之祀傳二十一世至穆公為楚所併而其子孫有仕於齊者曰太史敫及秦並天下燕齊趙人數萬渡海東來是為辰韓辰韓者秦韓也秦之遺民居於韓地者也莒之後有舟輿即太史敫玄孫也兄弟八人避秦而東居嶠南之星山今永谷府自號八莒村子其曰八莒者莒之八族也至玄孫

斯干大王自以為金天氏之後故始姓金而改號為伽倻村干伽倻者辰韓俗言苔也東方之金於是乎始出而駕洛王首露兄弟大伽倻阿古星山王古小王古寧阿那王及韓岐部許婁摩帝二王與鷄林世祖閼智凡九王相繼而興或先或後雖不同時而並皆斯干之玄孫也是故三國古誌曰新羅本少昊之後故姓金新羅博士薛因宣撰金庾信碑曰軒轅之胤少昊之裔其始祖首露與新羅同姓新羅朴居勿撰姚克一書曰新羅之祖本少昊之後來自中國不忘所始故姓金焉新羅本記序亦曰羅人自以為少昊之後故姓金云又曰三國祖先豈皆古聖人苗裔耶何其享國之長也高麗崔瀣撰壽寧翁主墓誌云金氏之先來自中國而為金天氏之後故以金為姓三郎寺碑亦云金天之後以此觀之諸家所錄各有援證布在策書

其可曰文獻不足乎益居漆夫撰史之後金樴之說證虛成實瞽瞍一世然若三郎建寺乃在撰史之後而其序碑之文特言金天而不言金樴則漆史之荒僞妄誕不辨而自破矣（又有金樴之辨甚悉張皇不盡錄）近世忠州金氏窮源錄所記世次承接尤為詳悉快若發蒙其說自上少典（國名馬史誤為君名）有熊（亦國名少典子）歷黃帝少昊句芒（少昊次子）大業（少昊孫臺陶）大費（臺陶子伯益）大廉至僞俗氏孟戲中衍中衍之後有茲輿期（中衍玄孫嬴姓又已姓）以周武王元年己卯始封莒以祀少昊（子爵今密州）十二世至庶其公為春秋之始至穆公國除於楚（歷世二十四歷年六百三十一）而其子孫因以國為姓有莒敖者以勇力聞為齊太史敫之玄孫莒舟與兄弟八人始東來及其孫斯干始推本其源以金為姓其後分為駕洛伽倻新羅之祖又引左氏馬史而釋之曰判莒嬴姓故知伯益之出於少昊莒或稱

己姓故知皐陶之出於句芒少典氏女生炎帝而子為有熊有熊生黃帝而黃帝亦稱人皇故知少典氏之先出於太古之人皇而人皇即九州之分長冀州者也此窮源錄之所以作也凡我東金氏之出於金天於是乎洞然無疑歷歷可攷夫何雯泥於漆夫之志怪而蹈襲夷俗之舊訛哉然則莒人之東來自舟輿始東族之有金自斯千始而千年君子之國一變小華之基自世祖始苟能報本而反始舟輿斯千亦當與世祖並尊而羅代迄典不及於莒人者承受人國草昧而禮不備也其贊畧曰滄海有源衆山祖崑不有聖神孰啓我人惟王得姓遠出金天金生於土土德黃軒少典有熊肇自人皇人皇九一長此冀方曰皐曰益舜禹是舉降在茲輿周封于莒二十傳世六百歷年楚蛇食國秦虎欧民舟輿東來胥宇星山奕奕斯千始尋

初祖八莒同貫六伽聯譜篤生玄孫實惟我王載誕載育乃爺乃嬤
筠彼始林有儼胎石軒昊之後實育于昔昔王曰子嘉名肇錫克仁
克智宜君宜王太輔施澤得民久長云云余久聞東方金氏之出於
金天而姑未見確證及覩茲論大有實理夫以海外之一夷姓不足
以向人論世一朝得此奇論軒昊皐益寔吾祖焉於是隱然有郭崇
韜之以紀祷自居之心殊為可笑然靈芝醴泉必有其源含其昭昭
可據之來歷而偏信謬悠荒誕之說此前史之失也今因譬妃論而
偶及之以備一說

七審勢篇

審勢篇懲宋積弱之弊欲以術振勵之誠為對症之藥然亦多背理
而不可為訓者如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者非

也又曰萬世帝王不可革易者尚威而已非也又曰尚威又而攻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如秦之甚可也尤非也雖以申商之慘刻亦惟曰信賞必罰而已何至多言乎

八權書衡論

唐宋以來號復古文其論道叙事摹擬經史然世級懸遠氣力蓋有未至者焉老蘇傑然是戰國人物也縱言無忌盡其欲而後止故其文醇乎戰國無世級之可言譬諸五穀猶稊稗之熟耳故其論道術也開口妄發其論天下形勢用兵行間之法則奇邁奮迅字字飛舞所謂權書衡論是老蘇一生用心力處本領經濟盡在於此惟無曰聖人之道本如是云則幸甚

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劒而通草書之法老蘇談兵亦欲借其勢以神其文而已歟不然宋方有二虜之憂韓歐諸公何不薦此等人以試之

十

老蘇之文如風從千尺淵底掀起波浪魚蚖蛟龍皆為之動盪不安其勢傲視漢唐雖昌黎之雄卒然相遇亦當權為斂避至於二子氣少衰矣

東坡文一 上神宗書

長公上神宗書與老蘇上仁宗書節節相反益其所遇不同然長公學術原自過其父實生之亞也

二 再上皇帝書

此文淋漓感慨未始不極佳但天誘秦衷焚其書坑其人與夫有功於萬世大矣哉意是何言也既已糾正老蘇之背理者曰雖以申商之慘刻不至此多言而痛辨之今忽略老蘇之

再上皇帝書曰今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今進士之學半天下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亡秦蓋以失業而無歸故也愚謂此忽荊公新法而恐動刼持之說也苟秦不虐使斯民失業之徒雖千萬安能有所為乎如虐使斯民雖不焚書其能久乎秦之諸生皆戰國之餘也若並蓄於世異端橫議將不勝其繁聖經愈晦天道愈亂故天誘秦衷焚其書而玩其人欲以大殺其勢抑遏橫流有功於萬世大矣雖然其眞經眞儒故自不沒何以知之當秦之暴抱書區區幸欲見知於世者非眞儒也從始皇至泰山紛紜草封禪之儀者非眞儒也何以知其非眞儒也夫管商申韓鄒愼蘇張孫吳之徒皆名為儒而口談詩書然其實皆杜道循物希世求合以徼一時之幸者也六國既亡草子

病何也眞經眞儒固自不沒憶後世經籍無一不疑其僞者於易疑大傳於書疑今古文於儀禮皆疑非周公之書而無經不然者是皆焚經之罪也所謂眞經者果安在乎後世人君法三代以上聖君之德化難如羽化登仙效前王之忍習易如傳染癰疾奉以後帝王視儒者如草芥已論眞僞之衷珍滅之甚酷者皆政禍之俑也其罪可勝誅哉今此

咸陽各欲售其學肥其身誰知暴焰所燒先及此輩若深服先聖之道明於出處之義者見幾高蹈抱書深藏寘寘乎其不可得見又安能殺之是以知眞經眞儒之不沒也或曰今之明經進士亦希世求合以徼一時之幸者也謂此中無眞儒可乎曰顧其時如何耳悲夫安得盡誣一世也夫明經始於漢詩賦始於隋唐工下數千載才智賢能於是乎取焉今明經之弊徒習記誦務應帖括若詩賦則非汎濫百家不能工也是則明經之名不如詩賦之實此子瞻所以欲復詩賦也然二者優劣猶唯之於阿相去無幾所謂人才短長終不在此者是也然則以茲取士而能得才智賢能者其道何居曰此非法之美也與有司之能也其勢使然夫所謂才智賢能者非汎屈為人下碌碌居世者也所治之術常過於人而名聲出於輩流若工取力

有功萬世云者不過激於文與儒之弊而言之是不思之甚也雖無經籍後世之諸子百家雲滃霧變充棟汗牛有誰禁之噫眞儒雖不得見所謂僞儒俗儒充斥一國士皆挾大學嘐嘐然曰仁曰義如周密所譏則吾國其庶幾乎以是言之經也儒也無論眞僞必不可焚與坑之物也明矣

田則才智賢能必歸於農上取器用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工上取財利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商上取德行道藝則才智賢能必歸於君子之儒今不得已而歸於詩賦明經誠以非此則進無以事君退無以養親倫常之道或幾乎息矣於是乎眞儒或出於其中何以明之當孔子之時學校之法久廢弟子學成而無所試用冉有季路子遊子貢之徒仕於三家夫子不之禁也又從而勸之子張學干祿夫子不為非也夫子亦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此觀之眞儒之出於詩賦明經無怪也顧其時如何耳曰然則但取其業之精者而舉之才智賢能固在其中耶曰不可是惟得徒言無實之士且闇文借手其弊難防非善之善者也夫有德者必有言有實者必有名今欲攷其言之難未若取其名之易必也先採聞望次攷其藝庶幾十

得六七古之人皆用此法未有棄攻其業而能得士者也曰然則彼精於藝而之閒望者舉將有失業之歎為之奈何曰是不足憂也凡失志而怨上者皆由於上之所為不服其心也且喜之者一而惡之者以千百計故其怨易行今在鄉有一鄉之善士在縣有一縣之善士斯人也曾所推與畏服而樂道其善者也一人舉而一縣一鄉皆喜焉彼誰與獨怨哉曰然則彼將何以處之將棄其業而歸於農耐可乎曰何為其然也彼固有所持之業於進取斯已過半矣若少勉其行其功不亦倍於他人乎何為棄之哉若無行無藝者退而修之可也又誰怨乎曰坡公以為唐之通榜取名亦為弊法何也曰此為神宗喜變更制度而發也雖有良法何能無弊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三徐州上皇帝書

余常患我東用人之路不廣奇才異能滯於鄉曲又患士夫其有才者治習科業及莅官治事仰成於小吏斯兩患者非難醫之病而人亦莫知其所以然可異也夫親民用事莫如小吏久於其職莫如小吏居其土而習知其俗莫如小吏是必廉愼公正自重之人然後民得不病事得不滯今之小吏果有其人乎其無人乎噫其故有四焉一則不擇而補也一則無祿而使也一則不通仕路也一則鞭扑而辱之也此四者存而小吏無良人小吏無良人而官勞於上民困於下嗚呼孰謂小吏而賤之哉愚以為宜用漢法郡縣秀孝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漸通仕進之路制祿以代耕聽贖以免杖如此則四方俊髦爭出是途民國利益不可勝計余姑舉其易知者列為十二便材彥布職官無曠務一也見侵場屋收功郡朝士無廢材

二也各舉其鄉近而易察三也試諸實事能否易見勝於詩賦無用之文四也廉慎自重民不受困五也長官有非得以義糾正風采在下六也邊荒窮鄙習於典章閑於威儀一洗今僻陋之風七也積勞遷官官事練達八也賢者家貧親老不能遠求科宦者為祿而仕于鄉九也忠信待下捶楚不及英俊之士出於其間如黃霸辟宣朱邑丙吉范滂陳寔之徒可得以用之十也然點不羈之士不能自達於科舉如黃槩李振輩落莫而思亂勾入此中別開仕逕消亂於未形十一也國家失萬餘奸蠹得萬餘良士十二也苟如是則用人之路大廣矣為官者無仰成小吏之患矣兩患既祛百度俱舉京外衙門彬彬可觀誠為致治之良法然猶有所費慮者獨患小吏之業不可遽奪姑欲存其舊額漸補以士則為士者又不肯與小吏比肩法至

此窮有難強行余讀蘇長公徐州上皇帝書論西北五路豪傑之場不可以聲律經義取之宜如漢法擇補為吏別開仕路未知當時果用此計而正與我國事相類我國西北三路其人亦沈鷙勇悍於聲律經義非其所長故自古擯棄不經重用然往往出魁奇非常之才能効非常之功此其才不可以文詞限之明矣且西北人士积廢已久門地婚宦通於小吏不如三南之截然有級宜先試此法於西北三路庶見其效也或者以制祿廢刑為難行夫事之在下者難以力強事之在上者可以術通今制祿廢刑皆在上之事非難行也（按宋時晉史無常祿顏濱臣事策有祿晉史一篇而其弊與今無異以為宜倣周官法民之為訟者入束矢匈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以為晉史之俸祿比諸奸利猶為名正大周官金矢之法欲以息訟非有資於此今時此制祿多寡未可為常若遭刑措之治吏皆餓死不亦難乎

子瞻與伊川同仕一朝猶不知其大賢而誹笑之是不過晏平仲之不識孔子謂子瞻識見之不逮則可謂子瞻為小人猶過矣而況高麗僻在萬里外海隅何由知其菜華而效忠乎

四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子瞻用意精悍善揣人隱情獨於高麗事猜之太深而防之太嚴是徒知夷狄之難信而不聞東方有君子之國者歟東人天性慕華雖勢逼契丹終不忘宋崎嶇萬里曲輸款誠今曰非慕義也幸賞賜之利曾南豐云高麗使所至州遣其知州率為三十萬恐傷中國之義以此言之可謂幸其利乎東人自附文雅性好遊觀今曰高麗契丹之與國也其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非善意也此有志於天下者之所為也勝朝自守不給能辨此謀乎余不敢知東人愛名而好古遠求書籍不過為文詞之一助耳今曰戰國權譎謀臣奇策不可賜海外之夷何其過慮也忠而見疑仁而見絕當此之時誰能為宋謀乎宋有天下十分之八而欲天下之全繕以奉二虜可謂

今以不識高麗謂子瞻為小人可謂子誠齊人子瞻如見此小人之目必掀髯一笑而安受之

辱矣子瞻曾不能奮身請纓獨於小國之使區區館餼之費是靳是惜是斥是却阻事大之誠孤遠人之望以德則不仁以威則不武以知則不明論者猶謂深慮識體之言誠可笑也昔漢武帝欲制匈奴重譯勞師以通西域今高麗者契丹之狎隣也宋若有志於彼宜先求通于此子瞻反欲絕其自來之使豈為國深籌者耶甚矣東人之愛華也見絕如此猶復誦其詩慕其人而無怨怒之心至徽宗時懃懃求醫密輸金虜之情噫子瞻小人哉余觀曾南豐擬辭高麗送遣狀蘇之不及曾亦遠矣

五辨試館職策問劄子

為人君者皆知笑周厲秦始為人臣者皆知非李斯張湯然歷攷後世雖昏君亂臣皆惡其名而雖賢君良臣亦蹈其實夫誹謗者古之

聖王視以為藥石一日不聞則坐不安席曰我有何罪而至於斯也後世為陷人之大穽語及乘輿則為不敬語及先朝則為不道雖有賢明之主寧可已容侵己之言不能庇詬先之罪雖有忠直之臣寧可自明其無實不敢言非所當舉君以此為孝臣以此為忠噫過矣昔周太子晉曰昔我先君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今未弭是歷舉其四世而詬之也不孝莫大焉夏侯勝抗議武帝不當入世室不忠莫大焉由今觀之太子晉夏侯勝果不孝不忠乎周厲秦始孝斯張湯果賢聖忠良乎逮公古之遺直也當神宗時能盡言無諱作詩託諷是不畏死者也及神宗崩趙挺之輩摘其草麻詆及館職策問指為訕詬先帝則公不免俛吻斂容哀號以自明非畏死也爲得不忠之名而死也夫民亦勞止有國之常語今以神宗之故而不敢言彼讒人

者可謂揚先帝之德矣賴有爭差役一事僅以自明吁其窘也哉

六論馬澈不當令出學狀

太學者古者刑政之所由出也國家既置三司言官猶恐懷祿而不盡言又令太學生徒得上書言事布衣朴直無所顧忌上自衮職閣失下及權姦蔽惑倫常悔明生民疾苦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人人直達甚盛事也自近世生徒上書先經掌議看詳得其署名然後得進掌議者皆當路之私人也承望風旨蔽遏直言自是太學言事之法遂廢嗟乎誰忍為此幸而吾 君清燕之暇閱覽國朝故事則曰往時太學生紛紛言事今何無耶對之者必曰生徒不識事體妄論政務以求爵賞之倖且此輩所言多是黨議今國是已定徒煩聖聽先朝深慮此弊敕令受勿妄進故不敢受也幸而吾 君又問曰往

時亦如此　先王何以不禁對之者必曰往時士風淳古所言皆當近日人心漸澆學校尤甚若此風復開秖增生事未見其益竊恐他日仰勞　聖慮嗟乎吾　君何從而得其實哉余於坡公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感其所論事相類而歎今無坡公之善啓沃也

七

朱文公謂東坡之文終不脫縱橫之習愚謂此惟工諸公書及策論為然蓋其少年學父時口氣也雖然所惡縱橫者謂其無實也東坡之文縱橫中却有一段精實不可學處兼戰國西漢之長其見利害處如庖丁解牛事無難易隨手打破尤善納諫感動人主其筆鋒所注將破棘發堂之而嘷是千古藝林中無雙士也

八答張文潛書　答謝舉廉書

東坡論文最得活法以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又曰辭達而已矣辭止達意則疑若不文然是大不然又曰近日文字之衰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觀此數段議論則古人作文之妙可以見矣後之學者創為法度繩墨之說日就艱僻斲喪自然不知何苦而為此也古人作文或有首尾相應處或有不相應處或有步步照顧處或有全篇不照顧處或有轉頭掉尾伏線夾敘處或有平直說去澹乎若無味者各因筆勢之自然度言與事稱則便止是為成章後人篇篇摸索句句櫛刷求其所謂合於法度者十百篇益得一二彷彿焉於是執此為定法舍己之所欲言者而循其法度排句安字牽强裁割所謂戕賊杞柳以為杯圈者也故其字句

之間頗得相似合其全體邈如胡越之相背坡公言傳神之法如優孟談笑不必舉體皆似得其意思所在而已此眞善喻也

九

蘇長公書疏劄狀古今罕比如圜丘議可與韓公禘祫議並驅論差役利害及積欠六事指畫如掌與陸宣公租調諸議相伯仲奏浙西災傷狀先事救患深得魏相便宜條奏之意乞開西湖及開石門河狀行文如賈讓治河策而較出色論西羌夏人事宜洞見情狀處置中機如李鄴侯計事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讀之令人解頤抑又軼過淮南諫書矣鹿門謂公晚年深悟禪宗文亦超脫蓋公之文如千將莫耶臨事則割切如意無事而置之則精光燭天鹿門見其無事時精光謂得禪宗誤矣

十　始皇論

始皇論以為聖人制禮習為迂闊難行之節使民不可馳騖而不輕為奸聖人之權固在於此始皇不知而破其藩籬噫此有所受於其父也秦則禮為外物不與於天理民則始皇廢權守經是矣何謂始皇甚矣蘇氏父子之病權也中庸聖人之極致也其要只在勤獨大學初學入德之門也其要只在毋自欺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由是觀之聖人豈有隱而不可告人之事乎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至理之所存費之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者非故勿令知也則勢不能也意者蘇氏於此等章句曲以己情測之遂謂聖人亦有機權無機權不足為聖人噫予始我老蘇衡論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

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何聖人之陰秘深阻至此甚乎至如東坡以禮為御天下之微權者雖腹心之臣亦不可告何者一人知之萬夫瓦解必不勉行其所難審矣然則聖人獨自知之外若無所矯飾而出於眞情內則陰籠制天下之心使之終身奔走疲竭於吾術中而不覺嗚呼聖人而尚忍為此獨不愧屋漏乎夫腹心羣臣之所不得知其秘且密如此蘇氏能識破於千載之後然則蘇氏果聖者歟

十一 樂毅論 諸葛武侯論

愚嘗畧觀往古之蹟其事與望稱而羣然當人心者益鮮矣得其義者失其功有其才者無其德未嘗不掩卷太息竊有感於天道者也

三代以後聖王不作賢人君子之處世皆苟焉而已夫何所紛紜哉夫賢人君子者上不及聖人下欲自異於衆人又其出不幸而多不遇時故事與願違或出入於道而其歸欲保大節而已後之賢人君子必哀其情而恕其過褒其功而與其善何者賢其後時也且自吊也夫降自春秋以來人臣能近退以義行師有法者蓋難得見惟望諸君諸葛武侯為可稱何者為其近於仁義正大也今東坡論二公咎其仁義正大曰曷不純用暴詭之術使兩失而為天下笑也嗚呼使二公而去其仁義正大純用暴詭之術是曰起而已商鞅而已古今不患無此人吾何從而慷慨擊節想見其為人也哉

十二策畧

策畧之一曰今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

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善哉言乎愚竊係之曰嘗聞之醫師曰凡受病久者不問所病必先試以調和填補之藥以救其將失之氣庸醫不知輕投峻劑以攻其病幾何其不人病俱亡也坡公此論其在仁宗之世乎其意蓋欲以峻劑試之少警偷惰而誰知熙寧君臣專攻其病宋遂大耗易二世而亡吁其可戒也夫

十三策畧

策畧之二曰宜設行人屬國之官凡遣使館使之務專任責成而使豫為之備宰相但持其大綱黜陟能否不亦甚簡乎愚按此言為我國切要之務今雖有禮賓之司特名存耳每於冠盖往來之時舉國

上下無不奔走逢迎公私蓄藏一時耗竭可謂寒心宜倣立行人之官擇列卿中一人為之長選其佐貳盛其任使地部度每歲所用劃以付之凡事大交隣之事一切委任使得豫為之備而勿撓其權專意治事以定其功過如此則費用必節饋餉必豐禮儀必閑上自朝廷百司下至八域民庶晏然不知有冠盖之事為國之體能勿如是乎

十四策畧

策畧之五曰後世人主養尊而自高上下隔絶無以盡天下之情一朝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末陳五事其一將相之臣宜日夜召論天下大計其二守令罷歸者當問其為政及民情風俗其三左右侍從宜與論說古今博訪治道經籍之外有事必咨其四吏民上

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遠方賤吏無以自通於朝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則人人務自激發不以卑賤而自棄愚按此五者皆一事也無更張之勞財用之費而行之甚易收效甚廣自古人國未有如此而不致治者下亦不至於敗亡悖亂決矣孰以此言獻於吾 君者乎吾將錄以俟之

十五 思治論 策論 策畧 策斷

蘇文忠短於論古而長於論今短於論道而長於論事故其論六藝古書三代以下人物槩不足取其思治論策畧策論諸篇無一字等閒最切於熙豐元祐間時務其精悍之識博達之才儘為賈生之亞匹矣文自汪洋滾汩而其回湍激射處尤足以警發憒憒人主宜寫一通而省覽焉策斷三篇論二虜情狀與其所以制之之術洞悉如

見恐當時士大夫未有能及此者又云國家之患外而二虜內而奸民異日可畏者在此而已徽欽之際其言尤驗此豈可以文士常談易之哉愚謂我朝立國大畧如宋家規模異日為患無亦在此二者歟

十六 李君山房藏書記

世之言者以為我東自有僻陋之陋終未若中華余竊惑焉夫人之稟性賦形固無中外四方之異也之人有不圓顱方趾橫目豎行者乎其形既同則其性情亦可知也若夫彼大而我小其地然也彼多而我寡其衆然也彼強而我弱其勢然也彼豐而我嗇其財然也此四者皆非在我者也若在我者性情之所得知行之所修何故而不若彼乎後讀蘇文忠所著李君山房藏書記歎曰東人之不及華其

在此乎其在此乎李君嘗讀書于廬山白石菴既去而書存者為九千卷以遺後人後人讀其書而業成名遂者固將無窮也其心豈不曰書者天下之寶也豈我獨得以私之哉我偶有而成吾業世之無書者亦何限吾將遺之以為後人無窮之利也夫使李君而為知命之大人也則可不然李君亦一書生自好者耳其見之不苟也如此則舉世之書生自好者其見與李君不相遠亦可知也豈不綽然有裕遊於大方之家者耶嗟乎華東人不相及固宜無怪昔勝朝安文成公捨宅為學宮以其書籍奴婢屬之自是東方學校始興儒風大振是傑然特出於千萬人之表者也後世藏書之家常束置不觀亦不借人其意欲傳之子孫而子孫謹守者十無一二飽於蠹燔於火耗於婚娶酒食雜戲燕樂之費又幸而入於有力之家其錮而不出

亦如前人其終歸於紙市秤輕重而賣之為人糊壁覆瓿之資書之厄亦甚矣是則書籍常滯於不觀之地其有志願見者雖欲一經目亦不可得東人之陋何時可免豈非以其淺狹局私之見既以自誤又屯其膏於後生少年歟余嘗南遊兩湖所至鄉校書院取見其所藏書目較今所存蓋無幾焉問之則云為人借讀而不還也歲久遂失之噫此其所以錮留也孰為四癡之說而其蔽至此其亦不仁也哉

十七　十八羅漢頌

余讀歐陽公跋華陽頌唐玄宗詔附其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及讀東坡十八羅漢頌其末書弟子由某月日生其婦史氏某月日生此又何為者也彼一君

近世有以顏濱入八家為濫觴云愚獨不然其疏與論北長公有過之無不及今讀此益信愚見不誤也

一臣者自謂智畧見識超出於世而至於死生之惑蒙恥忘鄙所為與委巷匹庶無識女子毫無異也乃復抗顏伸眉抵掌而談道德之事誰其信之噫可歎也已鹿門謂此等見解韓歐心性卑濁宜不入於鹿門之眼也

顏濱文一上神宗書

蘇文定上神宗書曰鞫答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非所宜先也今之先務惟在豐財豐財之道惟在乎去三冗苟能豐財則以戰以守其權在我凡此等議論人所恆有然觀其反覆數千言不可謂不切時務及觀論青苗諸法利中見害害中見利透人所未到處可見其識精而心公亦非等閒才也昔丙丁之際我東新經兵患大修武備我祖文貞公獨屢陳其不可曰臣甚固陋未知奇謀秘策惟以

伏讀先正嘉謨不覺欽褫敬歎俗以聖人之訓每每為迂而不信也非迂不足為經國之謨今於何處聞其為迂之言耶

書之懷保小民詩之哀此惸獨論語之節用愛人孟子之不如人和中庸之子庶民大學之得衆得國為萬世當行之道故臣之所欲只在均役安民以固邦本而已至於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若銅紙之砲舡中之甲吹鐵煮焰之事則竊以為不急當時聞者皆笑其迂遂建軍營築城堡修器械勞民殫財僅完一時而仍廢不用次第敗壞國小民貧無事而養列營之兵經用以此大紲遂以不振益至今歷二百有餘年而其害愈可見矣蘇文定所謂後其所先先其所後則先後為之並廢其知言也夫

二乞分別邪正劄子

自古當朝之小人易去歷世之小人難除夫當朝者吾用之吾廢之可也歷世者事在先王彼以三年無改善繼善述之語日夜耿持之

刺胥之論千秋之下令人欷歔愚亦曾有調停說而

故非有大力量大勇決之主不能無惑焉夫小人之當朝者其為術惟在逢迎取媚而已歷世小人能感古傷今乞憐肆惡其態無窮正人欲疏其惡彼輒加以誣衊先朝之舉未有不屏氣吹舌蹜踖而不自安者當此之時人主宜何以處之惟思望天與祖宗所付之重而已焉呼當宋元祐之末章蔡邢曾皆歷世之小人也失志伺釁造謗滔天是時女主勢殆嗣君昏愚正人君子鼈觕在朝其勢若氷山之不久於是為調停之論冀舒其怒夫彼於失勢竄逐之中猶能鼓其簧舌動搖朝廷若復引以近之黑白混處其不可一日相容明矣惜乎如子由之忠直明果尚不能明言斥絕苟且因恭卦內君子外小人之說以解之以內為朝廷以外為州郡而君子當處朝廷小人當處州郡迂哉是計除非杜其口熱其足誰能如此榰定而不變乎蓋

不及此反覆痛快

其屢經摧折年邁力憊精悍勇敢之氣衰慮禍圖存之心切如鷙鳥垂翅空林思休小人乘間躍入排擊一空若迅風之掃枯葉悲夫語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使有范文正司馬溫公一人在者豈至此哉

三六國論

顏濱六國論以為韓魏當秦之衝而蔽山東故天下之重莫如韓魏齊楚燕趙四國當出力佐韓魏以擯秦秦不足為言之何其易耶不論其人而論其地則秦以崤函隴蜀之固雖至今存可也不然則在乎其人耳夫三國鼎立蜀最僻小然昭烈孔明遑死數十年足以待魏吳之變不能待而死亦天也秦自孝公以來節衣貶食夙興夜寐以圖富強之術子孫繼立此志未衰彼其一食一息意未嘗不在於

山東是孝公常不死也六國之君或賢或愚或明或暗或勤或惰或猛或懦世常不一故秦陰察六國之君如其賢明勤猛則甘言和好以舒數年之禍如其愚暗懦惰則辨士以誘之勁兵以伐之惟我所欲迭相循環堅者皆瑕天下安得不折而入秦乎假令秦君有愚如齊湣暗如楚懷惰如燕噲懦如梁襄者一人間之則其屢世相傳之志業忽焉委地萬事瓦解六國之君可以舒嘯惟其無是也而常不失其虎狼之心以百年無釁之國伺六國之千瘡百孔何求而不至哉故曰不在其地在乎其人如子由之論是六國之君亦必世世皆賢常為一心然後為可不然以一時利害相合則不足以久抗耳

四 梁武帝論

梁武論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五帝三王以形器治

天下而道行於其間老佛之道與吾道同但不以形器故不可以治天下又曰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自有天地而有是道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愚未知子由所云道者何指而言也夫道者所以用於器也無器則道無所名故曰可離非道也今曰不以形器形器之外更有何道若如是言是所謂無極在陰陽之先者也天地萬物有生之前也今曰自有天地而有是道不其尤妄乎天地亦一形器也天地之間佛生焉佛亦一形器也佛死而為之塔廟像設亦一形器也由此觀之生死纏縛於形器者惟佛最甚自以為超脫形器而獨立天地之上何其愚也且所謂治氣養心者即其畏死之私欲也天地神人何畏而敬之哉夫天道任理自然無私喜怒

惟佛最甚語絕似隨園文子才如見此必擊節數賞

故佛者雖極其醜詆至謂之牛壤蟲天亦若不聞知佛者歎其不聞知也於是私立天帝名號列於下乘弟子之位此又何妄也子由所云望而敬之者豈非以此耶自古聖人以畏天為戒自佛者出而人皆畏佛而慢天夫天且敬佛而況天之子乎於是天子拜佛而不為恥也嗚呼其亦巧於自尊者也余觀子由護佛最勤無所不用其極然但見歷世奉佛之禍不可曲庇故於是為之說曰老佛不以形器故不可以治天下此又非眞情也夫佛何嘗自言不可治天下哉彼以世之生養衣食皆佛之所為我雖有百口自明其不然無處可證且以歷世奉佛之禍皆屬魔戲今已超脫苦海受天上無限快樂我雖有百口明其不然亦無處可證此其所以普濟天下之術也若云與世無涉獨自修鍊人誰肯奔走舍施哉或曰此世俗釋子惑人之

此論比前尤覺也明可謂有數文字

言若子由所云子不足以知之曰吾亦不願知也然猶足以知其意之所歸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聖人開物成務之神功也今子由以此贊佛是果眞謂不可治天下者乎但無禮樂刑政可以理世之具故其言若此而其心則陰歸重於眞教以為禮樂刑政但治生人而所及有限眞教則通治生死其化無方其畏且信甚於世俗釋子然眞教之說誠甚淺陋不足雅言故為說高妙無上之道以文之世之觀此等文字者努力無誤焉按梁武論專為發明佛旨其並舉老子者特影子耳

五 王衍論

王衍論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漢雖不聞道猶能守禮至魏而廢禮慕道清談之禍作東晉以來學分南北

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濃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形器之說備矣郊廟朝廷之儀冠婚喪祭之法皆於是取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以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為內則讖諱外則聚斂杜忠言之路開邪說之門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與王衍無異也愚按此漢宋學之別也所謂形器者即禮樂度數此注疏之所詳也亦曰注疏之學又必資攷證故亦名曰攷證之學箋注始於漢儒故亦曰漢學出於經術故通稱經術所謂道者即性命理氣也曰性理之學始於宋儒故稱宋學余觀子由此論蓋為王氏新經字說而發也然亦惡程門窮格之說而詆毀之也

余讀蘇文定三宗論及漢昭帝論歎曰嗟乎其知本矣夫三宗論曰自堯舜三代之賢君皆享壽考後世人主雖賢明而不及中身者以聲色膳服之賊其躬者多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古之賢君必志於學知道德之貴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自養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此傳說所以勸學古訓也漢昭論曰昭帝之賢過於成王而壽夭相遠者霍光之過也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遠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無足怪也今昭帝所親信者惟一霍光光雖忠篤而不學無術士之通經術識義理如夏侯勝倚不疑之徒光賢之而不能任使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姿明達

凡事知之者不足為貴眞知之者為貴眞知之者不足為貴眞知而誠好之者為貴賈生子由以後始見眞知而誠好之然安得使後人眞知而誠好之哉經國急務莫先乎此

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安能及遠乎嗚呼子由此論可謂萬世君相之龜鑑且君不自知惟在輔相之導迪其不可不知也夫人之志向在乎端本故易稱正蒙書云教胄夫斯人也何人也天下之人所恃以為命者也其貴且重如此今使之受業於刀鋸之餘長養於粉黛之手既誤先入又折方萌此何為也哉人有憂其子之荒嬉必得賢師以教之至於國家則曰非吾所敢知也蓋亦有地疎權輕而不敢議者矣如霍光者可以議此又坐不學而失之豈不惜哉

七 史官助賞罰論

史官助賞罰論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或曰子由此論無乃過乎余應之曰余猶以為輕也自古權奸之當國也天不能殺君不能黜史官能誅之於萬世之後由此言之反不重耶或曰後世史

筆鋒如霜然自古權奸豈懼後世之誅哉

官皆權奸之私人也非徒不誅乃旌褒之又發名山石室之藏竄改其遠世微累若此者何如余應之曰禮失求諸野齊史雖死必有執簡而往者權無所不在也昔孫盛依晉春秋直書枋頭事桓溫怒謂盛子曰此書若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泣而請改盛不許其子陰改之先已有一本送北朝遂傳于世余謂枋頭事雖無此本亦傳何以知之桓溫之怒其子之改皆盛之所不及載而傳至于今昭昭也枋頭敗績天下之所共知也獨孫盛記之哉且溫不臣之罪史不勝書而獨慮一敗之傳於後何其愚也故欲秘者愈彰欲沒者愈實傳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八臣事策

臣事策之一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其迹相近而難明權臣一日不

可有重臣一日不可無此說極似有理然以之追論得失則可以之勸世主必行此道則不可矣所謂重者其力足以制君上之非其信足以一宮府之體其號令足以行於四方然後能救其大節不沮不屈如此而不以權畀者亦鮮矣今者賢一人焉授之以生殺予奪之柄不知其人周公子王莽乎霍光乎司馬懿乎夫周公霍光未始不得請王莽司馬懿未始不得譽何從以辨之且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以為此真重臣也自世人觀之則乃權臣也又有大人正色立朝以道自任可謂重臣矣小人讒之以為權臣又誰能辨之故世主不敢任大臣大臣亦不敢自任蓋亦難哉漢光武明無不照鮮有敗事獨不敢任三公之重前明高皇帝神聖則哲未有倫比稍任相府小犢債轅夫權之難任人之難知若此其可易言哉故夫子對哀公曰思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九臣事策

臣事策之八曰今之官吏考迁以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不得不從而予之是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是以取爵祿者不德其上宜投棄規矩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雖有考不迁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與之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收其權利可以得衆余讀潁濱君術臣事民政諸策明切痛快未嘗不奇其智術然往往急於矯弊違道求合此蘇氏本色也今觀此篇大意欲其不守死法格外用人古之明王未有不行此道而謂使得之者皆德其上能得其死上之心則亦淺矣夫王者任道伯者任法彊國任力此三者所任不同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曰信也故天下之民舉趨其所任

王者任道以下文犹偽上非從人家中來直自孟子中來

而君不與焉今欲舍其所任而欲人人樹德則得者無幾失者甚衆幾何其不賣恩而買怨乎古有以私惠曲收人心者若六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田氏之於齊王氏之於漢司馬之於魏唐河北藩鎮之於其軍是皆非其所有而呴咻以致之人亦分外受厚感德必深其意在於盜人家國者也今宋有天下且六七世四海一家萬民為子上可以任道中可以任法下可以任力何苦為此區區之小惠哉夫考績者唐虞之遺法歷世課吏所不能廢今考滿無過且有舉者則是於法當遷乃曰彼不我德必求考不遷而無舉者以官之曰是必德我彼格外得官者一人之私喜也應遷而滯者天下之公怨也得一人之私喜欲天下之公怨舍其所任去其所信欲望子子不腆之報可謂得衆乎蘇氏父子好以軍機論治國若此論者亦一時御軍

之詐謀耳烏可與言治體也哉

十 民政策

余嘗怪古之士必待四十而仕明敏果銳之氣墮患得患失之心生古之人君亦何取於此後讀賈生傳又慨然惜漢文之不能用也方子由之狹書東遊也年纔十九其所著君術臣事民政諸策何其奇偉夙成也余觀其民政策所論公田貸民二事歎曰此古之所以必用老成也夫收天下之田以為公田快莫甚焉王莽試之於前貸民取息盡奪富民之權亦快莫甚焉安石試之於後皆所以亂天下而賊生靈者子由斷然以為當今之急務是合王莽安石而一者也使時君舉而聽之其害豈止於熙豐而已哉及新法既行子由論辨其利害甚切愈反前策所言益至此而經事既久識慮深遠自悔曩時

收天下以為公田井田廢後不可已之政但貸民取息誤矣如唐之租庸調法亦何辨之有哉

果銳喜事之風耳嗚呼以賈生子由之才尚須老而用之況不及此者乎

十一

小蘇之文汪洋澹泊如乘良馬步康莊終日馳驟周旋曲折而不知甚勞徃徃遇山明水秀偶去雲還使人緩轡縱目容與而忘返益其學得於家庭而氣味安靜最近平和所以能晚景優遊得以遺老自終也

十二 民政策 書金剛經後

小蘇民政策即其少時作也有去老佛一篇大意從歐陽公本論中來見識頗正晚年與其兄共逃空門甚可惜也觀其書金剛楞嚴等經後與少時所言便成兩截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聖人不曰一言足以蔽邦乎明清以來至于此論津津談南豐之經術然愚獨以子固之尊揚雄而至此箕子孔子謂南豐無經術亦可也

南豐文一

南豐之學於八家中最為醇正其勸人主之學則必以窮理盡性治內應外議經費則必以節欲崇儉省減冗費請辭高麗送遺狀則必以厚往薄來輕財重禮論貢舉則必以周禮賓興漢法孝廉論禮儀則必推本以閑邪存性於視聽言動之間論潭寇則必以撫以義信毋靳力勝叙盜則必以據情斷法歸重仁恕序諸家書則必以斟酌異趣折衷聖道其擇術之精求諸秦漢以來未見其匹豈與濂溪二程並世而聞其風者歟朱夫子嘗稱其文如劉向余謂生於程朱之後者此等議論固為不少生於程朱之前者原無此等見識朱子所云如劉向者言其文辭耳雖然子固常推尊揚雄至此箕子之明夷亦過矣

南豐三蘇同出於歐陽公之門三蘇喜權南豐守道其言相背馳如水火歐公兩許之二家亦未嘗相訾異哉蓋以文會友與其所長而已至於議論出入固不足以較之與

三講官議

子固嘗舉傅說之言勸帝懋學若宜知本者及作講官議譏其妄處師道自請坐講噫是猶勸飽而惡耕欲煖而譏織其亦不知本者也自秦以來君不使臣以禮視如草芥師不以道自尊枉己徇人君道日亢師道日卑後世終不能復先王之治者職此之由也三代以後能行養老尊師之禮者惟漢明周武二君而已伾萬乘之尊親袒割牲再拜而乞言後世不以二君為過恭不以桓榮于謹為不敬何者

善其能行古道也桓榮病明帝幸其第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此其為太子時尊師之常禮至於為君而不忘其敬也上官太后受尚書于夏侯勝勝死后行師服夫天子諸侯絕期以下親令為勝服之尊之之至也漢之治雖不能仰及商周亦遠出後代之上豈非以此耶夫夏侯勝桓榮一章句師耳其見敬禮如此而自居不疑況道全德備蔚為命世之儒者哉自魏晉隋唐以來師道愈賤非徒不敢施之於帝王之尊亦不敢施於衆人獨韓文公奮然收召後學俾師說世遂以為狂柳子尤避師名至比蜀之日越之雪嗚呼其亦難矣余嘗審思其故蓋亦由於世之無真儒也夫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事尚矣漢之儒者莫如董仲舒江都王驕恣不法仲舒傅之以禮王亦終身敬之其餘雖名為師實趨走承奉之僚屬耳柳子所謂道不篤業不

淺環顧其中無可師者若此者其不得抗顏處尊責人過禮也宜矣若程夫子獨不得謂之眞儒乎其意欲正己而正君正君而以正天下其不可自輕其禮明矣且東宮之尊異於君上名雖侍講其實師也今使之挾冊侍立自比於趨走承奉之僚屬其人則賤其道亦卑何從而生尊德樂道之心哉子固之言曰師之道待問而告之今講官非有問而終日強聒此亦不然昔孔子答顏淵季路季康子之問政率不過數句而已至對哀公問政則廣說九經之義覶縷而不置益對君之辭不敢如弟子待其屢問而後盡告也後世講筵皆成文具侍講者若待其憤悱而不發則是必沒世而不得一言譬如獨子饑不能索飯寒不能覓衣長者當先意施之豈可待其自言而不救乎子子固又曰講者自以為吾師道也僕僕然以坐自請此亦其輕險

之辭也今論師道但視其人可當與不可當而已僕僕自請未足為非昔子思之在魯也拒鼎肉之饋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孟子之在齊也辭疾而不造朝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非僕僕自請其敬禮者乎齊魯二君因是而得聞待賢之道亦二君之幸也世主既不能自知而講者又嫌於自言而不敢發則是亦沒世而見輕夫沒世而見輕何暇正君正天下乎子固與程子並世而其學不足以知程子則其不相悅服無怪矣然惡其人而並毀古道之可貴是亦文士常態豈公心乎柳子厚論師道書曰今人不行冠禮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明日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

子固識其生講偽在其與二程並世而聞風者乎

此篇之好古明道姑舍節節引据無恨烟波見之者必曰純正思則曰第一奇文字當為諸篇之冠

掉尾又奇

類此余謂子固可謂怫然曳笏却立者也

四公族議

曾文定公族議帝者功德積厚澤遠上而禘郊祖宗或至於數十世之遠未嘗以服為斷下而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亦未嘗以服為斷三代之法皆是也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使七八世之子孫棄於閭巷之凡民衣食嫁娶使之自謀乎蘇文定上神宗書勸減冗費曰自太祖以來宗室合族京師祿廩之費多於百官無親疎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知所止古者天子止於七廟七廟以外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今合此二議觀之子固之議親親魯道也子由之議賢賢齊道也曾議似厚蘇議似薄然後世為國者當

從蘇議乎古者封建之時有別子宗子國邑世封之典上無加費而恩施無窮後世天下一家皆為天子之私物割地則損賦入分廩則耗經用久則難繼必至之勢也按宋淳熙時三祖之孫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以此推之在熙豐之際其數亦當不啻聚居京師廩給以養之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無樂而官之經費浩大無涯是兩不便之道也禮宗廟之中公族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親親之仁尊賢之義親疎之殺貴賤之別並行於其中準諸天理而公揆諸人情而合未有專用親親無問遠近聚居而養之者也名雖敦宗其實猜防意外之變與拘囚無異此可謂親親之道乎故秦漢以來公族幸得全死者無幾其存者愁居懾處如

鰥鳥之思林願為異姓庶民而亦不可得矣不然則不揀賢否按名授官賢能積滯天下孤塋亦非公理也自生齒以上官既養之衣食嫁娶皆仰於上使彼不得有所施為優遊飽食是天下之棄民也及國家事多不能贍養至有貧不能嫁不願適人者宋之季世寔有此弊早得此庶民治田營生豈至此乎余故曰子固之議似孚而難繼未若子由之議也雖然余猶有欲言者以補二子之所未及可乎夫有天下者是太祖之天下也有國有家者是太祖之國家也非吾所得以私之也周封同姓五十三人兄弟之國十有五非文之昭則武之穆也自茲以後非徒無國可封亦義所不敢也故為之別子小宗之制使有食邑而傳世有限如此然後為可繼之道耳後世不知此義繼體之君各私其子削貶祖宗之昭穆以封殖之名城大都名落

相望纔革一世則旋遭貶削新君又從而私其子不亦可笑可哀之甚者乎後世能知此義者惟漢明帝一人而已其言曰我兒豈得與先帝兒比此誠不世之賢君也余謂封建之制今不可復宜稍倣古立大宗小宗之法太祖太宗之別子錫之采地爵為世卿為百世不遷之宗與國常存繼體之君其別子爵封廩給世有等殺為五世之宗大小相維本末有序於是設學以教之立正以率之舉其英髦而寘之國家待公族之道庶乎得矣

五閿州張侯廟紀

古者鬼神之道明人不敢以非義相瀆昔楚昭王有疾涇水為祟王曰涇非楚之望也不禱古之人見理不惑故能制事不苟也如是余嘗觀左氏傳所論鬼神事多矣如莘神鄭伯有之厲極其恍惚然要

天地之生久矣凡古人所事事者毋論大小今皆衰微惟事鬼一事今反甚於前此民不聊生之一段也雖有此等文何可破盡惑之心耶愚夫愚婦固無足責至如王公大人文人高士亦莫不然謂之何哉

之應之有方不越乎理使人鬼各得其分而已降自戰國民志不定私欲橫肆於是瀆神之風始大興至于今日而極矣朱虛侯章負氣男子也有功於誅諸呂時於法當祀乃死後憑於楚巫踴躍為赤眉畫策詎有是理尤有可笑者姚萇身弒苻堅乃復立像祈助世之禱祀求福多此類豈不愚哉諸葛武侯既卒蜀民所在立廟又私祭陌上後主不許為立沔陽廟以斷私祀善乎當時大臣之處事猶有孔明之遺風焉余謂關壯繆亦一時義士耳死而有靈意其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歟奈何其世已遠其魄愈殭荒洋遊於四海萬國之衆上自王宮國都下至閭巷匹庶無不尊奉與道家天尊佛家觀音同為救難之主侯之神果靈矣乎生不知呂蒙陸遜之誅死不救翼德之死昭烈之敗後主之亡侯之神果不靈乎又何以浮遊恍惚能降禍

福於斯民哉方侯之去曹掾罵孫權也豈不誠凜然烈丈夫哉今所在祟飾殿宇加以帝者之服奸民妬婦當面詛咒而侯亦不之斥也其淫威所用惟在於醉客李儀之類未聞殄一奸凶扶一忠良侯之神其果靈於彼而不靈於此耶余觀閬州張侯廟記夫閬張侯之所治功施於民祀之宜矣且閬人禱雨輒應是鬼神之有常德者也然南豐猶比之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笑閬人之蔽惑也況若閬侯廟者其非可已而不已者耶嗚呼其亦侯之不幸也夫

六

子固之文據道依理裁之以辭繩尺不踰於道既有所未至而於文時有所未暢故未若蘇氏父子之無所忌畏馳騁恣睢當時推重或在蘇氏之後然若舍道馳騁則子固亦不為也益子固生於攻證世

家心存經濟又能論道為文章是兼有三學最似中正故前明以來士始紛然知好尚然人慕其繩墨尺度而病其況晦蹇樸夫況晦蹇樸乃其不能自掩處惟此可以見子固之眞後之學子固者調均粉鉛以掩其疵便成一塑像偶人而已

荊公文一

上仁宗書首尾萬餘言開闔貫緻秩然不紊首叙改易更革之意繼言欲事改革必須人才於是論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法分為四小綱綱中有目三歎三張乃統為一然後劾之以晉武因循苟且之禍說之以主父偃推恩變法之易又恐變法之初有人沮撓則終之以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此時猶不言所革之為何事而胚胎已久用意慘刻至神宗而始大售矣特其行文如橫空鷹陣整整斜斜散而

復合是絶好文章

二周禮義序

周官一書先儒疑信相半迄無定論其惡之者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又曰六國陰謀或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者如林孝存何休之論是也其好之者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如鄭玄杜子春諸儒是也宜先理會身心而後學周禮者朱夫子之議是也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施於後世者馬貴與之論是也以為秦漢諸儒以意損益非周公之完書者蘇潁濱之言是也以為周官六卿無一官完善者胡五峯之說是也是何紛紛之多耶愚竊謂六經者萬世之標準也明乎六經之旨而開示後學莫如孟子孟子之論王政必欲去關市之征山澤之稅容嗟歎息屢言而不止由是觀之此為王政之最大害亦

可知也而周官之法籠天下之貨使下無僥倖之遺利其亦異乎孟子之所言矣夫聖王之制法將使後人可取而則之後世一切聚斂之法祖述周官而行其一二天下已大亂若復盡舉而用之則民無所措手足亦明矣然而自古言利者以為如此則奪奸民之利寬田疇之稅國用可饒民產可均嗚呼聽其言就不甘心而願為之哉究其終也民利則奪而田稅愈重民貧則均而國用愈絀此勢之常然者也何不觀於漢文景之於武帝唐太宗之於德宗宋仁宗之於神宗就為寬而富就為刻而貧其故可知也彼猶以為周官聖人之制必不如此則惑矣自漢以來號稱以周官治國者三曰王莽曰蘇綽曰王安石莽以亡綽以治安石以亂夫此三人者取法則同而其效相背何哉莽意不在均民而與民爭利故亡綽意在均民而不與民

爭利故治安石意未嘗不在均民而不免於與民爭利故亂其與亡治亂之效間不容髮惟在爭利與不爭利耳然則蘇綽所取之法特其大綱以之均租調定官名而已科外征稅綽實不用如用之則亦莽安石而已然而世之言周官者以為不如是不能為國此非聚斂也此非與民爭利也是何異於奪人之財曰非盜賊也人孰信之夫有君人之德者必有子民之心今父有衆子其貧富不同富則喜貧則憐焉有惡子之富而欲破之者乎故寧失於民勿奪其欲寧下有僥倖之遺利上無籠取之苛斂恭儉撙節優遊寬假藏富於民孰與不足詩云彼有遺秉此有遺穗伊寡婦之利夫王者之世小民尚能如此況君人乎

夫法之難變甚於風俗之難革風俗者在長上導率而已法者上下相習猝然奪而易之未有不譁然不寧故雖有善法可以得已而變之則難行雖有不善之法因其不得已而變之則易從如楊炎之更兩稅張說之募長征法非善於租庸調府兵而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人皆便之如荊公之新法可以得已而變者也故民不悅其實荊公之法亦非盡不善也患在不識時而強為之耳改其法與我朱所行相類者有三曰青苗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此即今行還上之法也曰均輸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此近於大同之制曰免役者據家貲高下出錢雇役單丁女戶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此類今行洞布束伍之規此

三法者我東行之或久或近不能無弊然未若新法之騷然梗行者無他皆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也荊公既不能識時又濟之以執拗欲速遂非拒諫附會者榮立異者枯濟民之志變成慘刻法未及變而風俗先變宋代之隆於是衰矣嗚呼吾不懼變法之禍而懼夫風俗之先變也

四繫昌縣學記

古者四民各居其所以治其業士不離學農不離畝工不離官賈不離肆今也工離官而器用忍士離學而人才廢此天下之通患而未有如今我東之甚者誠可慨也古者人生八歲入學至仕於朝始去之其所習所見繫而不厭何其富且美也六藝絃歌鄉射飲酒合樂養老受成獻酬訊因之事皆於此習焉見焉何其富且美也我東立

學非久未能備舉三代之制惟聚徒講誦而已然中世彬彬猶多可觀時有能言民國事者自近以來無復可言嗚呼傷哉太學則賴有鹽齋之資窮士所聚黌舍不曠州縣學校惟春秋釋奠一會而罷歸然廟宇而已人至老死而不見學校夫子有靈豈肯享無事之食哉余讀王文公鄴昌縣學記深有感焉又讀其請杜醇先生入學書歎介甫之有志於古如此非後人之所可輕議也

五才說

才說曰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者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

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愚按此三蔽之說切中自是臆行輕天下者之病豈非荊公所自道耶竊嘗論古之人君為此三蔽所誤其甚者有二人焉秦始隋文是也秦始皇自以才智超於百王之上以天下士為不足為也以百官為不足信也躬親細務至以衡石程書隋文帝自以才智超於百王之上以天下士為不足為也以百官為不足信也躬親細務至於衛士傳餐此兩君者可謂勤於為治矣且其聰明剛果足以有斷號令威信足以服人故終其身幸無他

變然身死未冷亂已隨至何者嗣王幼暗朝無正人大臣惟容悅之李斯逢恩之楊素而已其餘皆不肖具臣向之所謂無補於治亂者以爵祿貴富可以坐驕者也是其平日無慨然自任之意其肯臨危奮身撄國家之憂乎且嗣王習見前事而天下不敢動遂謂天下易為大權不可假人乃不謀外廷獨與左右近習臆斷庶務縱其私欲事勢至此雖欲幸安不可得矣此其所以不亡於秦始隋文而亡於二世煬帝也然則亂亡之禍誰實基之豈非由於三蔽之患耶嗚呼方老蠹鑽柱封狐穴城彼惟知營其門戶口腹而已屋折城壞且非所恤況暇問堂構楨榦之事哉士之不幸而遇此時者其窮則宜幸而遇勵精求治之時可以彈冠矣而又有三蔽為之患然則士終無有遇時也俯仰踟躕幸免大戾而已

六

荊公之文根據經術尤善用昌黎不苟濁洗而自能精鍊風神從容結束適緊其碑誌序記諸文率多短篇而思致已足顧視諸家還覺支蔓矣

雜文 共三十七篇 十四

餽歲文乙卯

乙卯歲盡之夕鄉人以壺酒蒸豚置諸室奧列燈而守之金子過而問之曰何為也鄉人曰將以餽歲也金子曰餽之欲其復來乎曰然金子曰吁何子之迂也餽之而若來古人其肯先我逝乎秦繆公曰日月流邁若不云來漢昭烈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陽貨謂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自古雄俊智謀之士肆氣傲岸無所畏屈而

至於歲也智勇俱困無用武之地故如是刺刺休悲憐兒女之態終不免焉況二三子乎情知不來餽之何益吾將自餽乃滿引一大白曰餽汝一歲二十有二河南伯淳性書明義平原方朔上疏自試王溥蘇軾雲路展翼肇此發軔業成名遂我征斯邁孰量其至又舉一大白曰餽汝一歲汝飲勿辭朝聞夕死古人不欺苟就其志何待耄期歲不云來我不云悲請行勿顧請歸勿思鄉人相顧失笑撫掌稱善

松下屋秋日小集引 乙丑○松下屋西原政衛後小屋也

中秋令節琅子名城有酒盈樽佳賓在座載撤停雲之曲爰酬白雪之詞閒魚樂於濠梁尋鷗盟於海上十年裘褐人事屢催百里湖山夢魂自往吞花臥酒緬春夜之宴遊揮麈擊壺慕名流之清爽江淮

遠而禹卿未返鬢毛疎而潘岳先驚況復秋日晶晶秋陰蕭瑟登山臨水撫古傷今地居四戰之場民有百年之樂田橫一去島樹盡枯龍蛇之亂趙重峯先生勦倭兵於清州西門外有戰場紀績碑後敗績於錦山與七百義士同日殉國南八捐生浮屠猶在戊申逆變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裨將洪霖不屈死邑人祀之賜額三忠祠書生善慨空懷擊筑之心故舊相逢徒切贈袍之戀感鳴蟲之應候歎癯鶴之常飢無庸離合為憂聊以文辭自喜

請褒烈婦密陽朴氏旌閭單子　庚午

伏以柏舟勵操曾聞古烈婦遺風棹楔褒貞自有　列聖朝美典矧係舍生而取義理宜彰善而樹風伏見本府草阜面居故士人韓某之妻孺人密陽朴氏出自微寒生而孝順誠敬發於容止勇姑盡歡承嘉習於接應鄉黨無間滫瀡致養十年不見忤容貨畜無私一室

化其懿行迨所天之病亟籲祝昊而泣祈當拘衣墜髻之辰情文俱愜無斷髮毀形之異舉措得宜攀紳上山類秦良之臨穴閉門掩泣邁杞婦之崩城至殯斂必誠必慎慰姑嫜載笑載言撫遺育而吞聲誰知訣別紿家人而弛備不露幾微乃於卒哭之晨竟遂下從之烈思追舊義抱貞木而援琴不惜餘生飄輕塵而離草渝俗為之改操邈矣高風行逾靡不興歎烈哉是婦蓋人之異於禽獸惟在乎能擇能魚懷金石之貞諒視刀繯如樂地者求諸閨閤之中非不多矣究其死生之際雍容不苟如朴烈婦者寔所罕聞況乎生同時居同省目擊而稔知者乎伏惟我 聖朝扶植倫常弘敷聲教徵行小善莫不褒揚今朴烈婦之樹節卓異者理合表章而顯異之抑所以矜式一鄉激勸頹俗伏願閣下以朴氏烈行趁速啓聞俾蒙褒旌之典不

勝幸甚

千駒加冠時祝辭　丁丑五月

吉月令辰既冠爾首兄弟具在讌樂飲酒敬爾威儀愼爾話言溫恭朝夕無忝爾先名曰裕曾字曰景曾忠實篤學聖門所與審聽訓辭造次勿忘天其錫祐俾壽而昌

記盜

千駒加冠之夕有盜披藁墻入室中至朝見有物狼籍棄於竈下於是覺之家衆譁然而驚檢其箱篋失器皿釵釧若干事及米三升麥一囊老妻悶然歎曰無之是何偷兒之入吾室也余曰君謂偷兒畏吾家而不入耶是殆不然自吾來此以後不聞有偷竊之警者以吾家中所存不過弊簏器無一可欲之物抑且幸而不入也今者有

杯杓小宴借人之器而內之窩鐲之固外無藩籬之限尚晏然不以為意夫狡焉伺其便隙者何地蔑有一入而無備則必且再入慣我門逕知我易與雖弊廬窮罟吾豈得安枕而有之哉貧不可恃寇不可玩吁其戒之哉

記貓偷鷄

己巳春余在楊根之歸川新寓於黍下草屋畜一犬五鷄暮年犬大如豹鷄雛滿庭家人喜甚已而犬斃鷄為野貓所侵殆盡家人懼形于色余曰無傷也此吾貴徵也昔有公儀休者魯之賢相也其言曰身為國相而與小民爭利不可遂拔園中之葵君子以為識體傳曰畜馬乘不察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天其或者使我不以小利為利乎何懼之有家人不信而嗤之癸酉夏僦居于京城北山下猶攜

鷄犬而往畜之凡五年未嘗一給肴饌之用而或病或失丙子秋隣貓日竊一鷄惟一雌得免翌年二月孚十一子有貍夜執母鷄去家人憐其孤呴溫而養育之稍長置籠於囹外夜貓入盡殺之惟餘三雛時余官春坊夏月例得受頒氷家人見氷碑笑曰夫子嘗云伐氷之家非此之謂耶吾固疑牲畜之不繁也

蝶罹蛛網訴判　朴元澤作蝶罹蛛網訴示余戲題判辭

判曰天地無私蒭良咸育彼老蛛之設網亦微物之任機不畜害心焉能求食苟有智者宜思避之虎視眈眈穽必難免鴻飛冥冥繳安所施惟爾質本輕颺性又狂疎況有偷香之慾罔念執彈之戒寔滄浪之自取寔天人之足尤

擬唐太宗安市班師時諭政府詔　己丑

益聞弔民伐罪無間齋華勸忠奬能罔有內外頃以高麗小醜弒君虐民負固陸梁敢梭王命爰移師旅用顯天誅兵刃所加勢如破竹白巖益牟遼州等地盡入版圖惟茲安市孤城據險不服至于六旬察其守禦方畧頗有條理且受困如此而該城主毫無貳心此中原將帥之所難近世堯君素之儔也盡忠所事固不當若是耶去月高延壽十五萬衆潰於城下自此平壤援兵必不敢到惟此彈丸小城何憂不克第念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乘之尊不與匹夫角力茲遵越王式蛙之義用班夏禹征苗之師今賜安市城主綵百匹以勸為臣惟爾政府將朕此意曉諭該城主以明朕所欲誅者惟衆盡蘇文一人若該城主可奬而不可誅也且聞此人不就衆賊之徵衆賊屢攻不下意其忠於高氏欲討衆賊而力未能者也今守城拒命

是乃為衆賊盡力無益於高氏盡與王師共滅衆賊以安高氏之社稷豈不美哉想其見識原不到此朕甚惜之安市城王姓名不見於史見於徐四佳詩話姓楊名萬春衆益蘇文既弑君自為莫離支徵召諸城主戮已者殺之安市城主獨不就徵繕兵自守益蘇文遣將攻之不下及唐師至城主又竭力守禦能拒天下之兵益盡忠所事死於官守之人然唐師既退衆賊之權愈固是則城主之固守為衆民非為高氏也夫盡力於衆民豈城主之本心哉嗚呼人臣不幸而遇此變亂之世進退兩難身名未完一片衷赤無以暴白於後世豈不遺哉余嘗奉使津門過安市城有詩云千古難明心衷事功成秖為莫離支益傷惜之意也今見朴瑮烈所著擬太宗諭安市城主詔辭則美矣但未明城主之心事故余嘗擬作諭政府詔一通以示之

代泗川儒生請報邑人朴漢弘孝行狀 庚寅

伏以孝者是百行之首善人為一鄉之稱生於詩禮古家尚襲世傳之訓今焉刀筆微品乃有篤行之人伏見本邑人朴漢弘孝友根天清介拔俗奉公則精白一心事親則怡愉養志年纔九歲入後於宗

家事其所後偏母極其誠愛每得甘旨不敢自食必懷歸而奉其母其篤孝之性已自髫齡而有過人者矣與其生父母居隔一墻溫清不怠所居舍甚褊其父為買新屋於稍閒之地漢弘不忍離側涕泣固辭遂構一屋於其側而居之其父性嚴每有責讓輒悚息立於戶外終日至夜俟父怒解然後乃退凡所以慰悅親心者靡不用極常曰平生樂事無過於得親之歡心與其弟嘗同學於家塾其弟充如即當入役於官漢弘度不可免乃曰知即苦役也吾弟才美方有志於學不可廢也請以身代之鄰者美其有讓及長補小吏所得雖尺寸之微未嘗自私必待其親分賜然後乃敢受而用之其父母病藥饌必先嘗至以手掌承奠盡心救療歷年靡懈雖造次人不見其惰容居喪柴毀泣血居廬枕苫雖盛暑不脫絰帶亦外舅史例皆起復

行公人有勸起復者漢弘慨然歎曰親舍人所自盡吾既不能自盡於心又敢廢先王典禮其於人理何及舍畢戎勸令入役漢弘乃垂淚謝曰最為親在故欲得斗米伸一日之養耳今親已歿雖享萬鍾將誰為榮乎遂不復就役每過其父平日所居之堂必鞠躬如有所致敬其父所坐卧之處不敢當席而坐至老猶然及病革臨歿愔然自傷曰孝之大者在於顯其父母如吾者將以何顏拜先靈於地下乎又顧謂其子曰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吾平生服念斯言今以遺汝曹汝曹其勉之既歿之後一芭之人無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曰孝子逝矣善人亡矣此可以見公心之不泯也傳曰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鄉曲稱孝不為無人至於愛敬俱備動合古人如朴漢弘者蓋罕有焉為親懷果陸績之誠也肉

和謝罪石建之風也承冀忘穢黔婁之行也縱弟遊學陳伯之友也不敢當父之位杜延年之敬也母歿而不就辟毛義之操也有如此行誼而拘於門地蔽於鄉曲生不蒙殊常之褒死不施旌表之典其何以樹風聲而勸末俗乎生等不敢沒人之善不避猥越茲以撫其事實相率仰陳伏惟城主閣下俯察輿情敦奬風化將朴漢弘特異之孝行具報巡營以為轉達　天陛得蒙棹楔之恩不勝齎祝之至

講舊會趣旨書

國家自甲乙以來新舊抵觸政界屢變風雲慘淡憂時有志之士冒險蹈難以一身為犧牲警欲盡人事而回天心其事甚艱其禍彌烈覆轍相尋之死靡悔死者流血伏屍為世大戮生者奔竄顛沛淪落天涯無復生還之期恭遇我　大皇帝御極之初恩詔渙發霈澤旁

流荒濱枯槁之容異域飄零之蹤咸得聚首輦轂復見天日缺其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人事之變寧不愴盡竊念吾人辛苦風霜萬死一生數十年同患難之誼雖百世可講而或恐親愛之情日久寖衰思所以聯合同志永矢毋忘此講篤會之所以作也凡吾會中之人雖臭味不同行藏或殊其為國獻身之誠則皎如白日生死一般宜不變素志勿以往事為戒各輸熱血共成團體益堅愛國之心克盡後死之責此本會之主旨也古人云數見顏面情重昔時此人情之常缺也茲於每月訂期一會以杯酒相勞講討篤誼交換新知會規倣鄉約之意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祛其繁文壹以誠愛相接視之如骨肉守之如金石爰及後世子孫毋渝此意

書贈河合子　庚戌

人於天地參為三才任重道遠戰兢自持心地曒然吾將誰欺蘭雲上征超絶浮埃願言思子德音無違不緇不磷歲寒為期

檀君降世開極日慶祝詞

皇皇神祖穆穆天宮無聲無臭降厥民衷既形既色萬物咸覩肇闢鴻濛迺眷東顧曰茲乾方有樹檀甲子小春帝降自天生我教我百廿四年啓邦建極實維戊辰帝返于京子孫千億洋洋在上鑒視善惡無存彼我無分區域大道無偏同歸化育在天曰神在人曰倧天人一致萬化攸宗敷教五條協民于中無曰悠邈千載隔晨無曰高遠及爾遊衍自古在昔先民有則家戶祝慶誠靡忒世遠忘本神不降福普天之下誰非同胞各懷一方干戈相交帝庸悲愍誘其良心申明舊教渙發德音蘇枯起斃醒聾牖昧化日東昇照臨四海

孟冬維三聖節重開天宮有侐衣冠濟濟秉心默禱感通無間望祖悅豫降福衍衍

檀君御天日祝詞 辛亥

於乎今日維我神祖御天之日也下土雲仍駿奔走于天宮之中一心虔禱伏惟洋洋在上陰隲下民救拔於火跋之坑啓迪於文明之域歲無水旱人無夭札使普天之下咸被仁恩共遵大道白山之高萬歲不騫鴨水之長洋溢四海於乎不忘神祖之德之崇

佛教贊化會趣旨書

昔在三國時人文未闢自佛法東來始有文字之教新羅名僧圓光以忠孝教郎徒貴山箒項惠亮以功業勉居桼夫皆成國器名垂竹帛至高麗時王公貴胄半在緇林庚癸之亂文臣被剃逃禍盡投秖

國後進欲聞學問之要者皆以僧為師當時佛教之盛可以想見麗氏之季辛髡亂政為國人所惡並斥佛教自是佛教寖微至于五六百年之久名刹寶坊蕩為丘墟十不存一可謂衰替之極矣然林下諸老宿尚能守其家風不絕如綫臨濟下三十八世燈燈相傳至于寶雲本葉禪師闡明圓宗之旨現住京城之覺皇寺講道演化覺皇寺今之選佛場也寶雲慨衆教之不振思與一二同志扶起墜緒紹述宗風克復舊日之盛其志甚嘉而其事甚艱夫佛法世外之教也無涉於國之政治時君世主不務仁政妄希福利自招亂亡是豈佛法之罪也哉夫佛之為教惟以慈悲為主苟能善用之則如圓光惠亮之教誘後進裨益於世苟不善用之則如辛髡之專權亂政為佛門之罪人也今寶雲之志惟望時人取其善用之道而用之廣設學

校於山門研經之外兼治時務俾成有用之材此誠普渡之慈航也且本國多深山邃谷綠林之所常聚官令之所不到故自羅麗時多建塔廟以鎮之非徒為僧侶之家士子於是焉讀書修業遊人於是焉怡神養性草樹蔥蒨磬鐸相聞盜賊屏跡森林滋長令焉一望荒廢所在童濯雖有殖林之令奈鞭長不及若使諸山僧徒各自保管遵地方一定之規則守護惟勤不十年而材木不可勝用遊人士子可得棲息休憩之所又豈非有益於世者乎伏望有志君子同情贊化俾慈雲法雨普沾東土焉

敦化論

人之習性雖相遠而其性之本善則同各教之宗旨雖殊而其所以為善則同夫人無所守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流於放僻邪侈教者所

以勸人為善而守其恒心者也是以王者因其所同而存其所守使之各保恒心不陷於惡而已未嘗以異教而亦之也泰西諸國亦知人心之不可強制故許人民之信教自由又從而保護之遂為世界通行之規人知此規之出於泰西而不知先王之道本自如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攻當作攻攻擊之攻）斯害也已又曰有教無類又曰吾之於人何毀何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恩厚不迫範圍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曲見之所可擬也孟子之時楊墨為害孟子辭以闢之猶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然而楊墨之道未嘗廢也後之主修鍊者皆楊氏之流也主兼愛者皆墨氏之流也至今並行彌滿一世安在其能廓如也漢武帝用董生之言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以伸春秋大一統之義然漢世之治術不純黃老申韓之學

緯書不經之說錯行乎其間而儒教反微安在其能一統也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小德川流者指萬類之不同也大德敦化者指包萬類而歸於大同之化也優優乎大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非皇極之道乎若黨同伐異示有偏袒非王者之政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或曰子於往日亦為闢異之論今忽反是何也曰藉教而害於心術妨於政事闢之可也若謹守其教而不失恒心皆吾同胞之良民可以驅而之善何為闢之哉近日中華人欲以孔子之教為國教各教以有偏袒之嫌羣起反對於是為孔教者或不能無憾然聖人之道至大無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今限之為一國之教不亦小乎宜致反對之咎也

改嫁非王政之所禁

或曰女子從一而終何謂也曰古者男子得有妻妾女子惟一夫而終夫之身不敢貳之故曰從一而終曰夫死不嫁古之道乎曰古亦有之若共姜之貞操夏侯令女之苦節著之經史不沒其名者為其特行也若夫死而年少無子者三年之後可以改嫁亦守從一之義此王政之所不禁也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訓民以義納民於軌終不以非禮之事教民行之瀆亂風化也孟子述公劉之德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可見當時人人皆有室家之樂矣文王之治岐也先施四窮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可見少而無夫者自當改嫁而有依托之所不在恤窮之例也古者婦人有七去之惡均非大過而動輒黜去者以有改適之路也不然則何忍以微眚薄過棄絕恩

義永依祕黜無依之窮民乎且禮有嫁母出母之服若非時王之制安得著之禮經乎以是知改嫁非王政之所禁也非獨周制為然遍考東西洋古今歷史無此弊法獨我東有之國初議制之臣因一時之嫌率意妄作為改嫁子孫勿許清官之法自是五百年之間夫死者人人守節名義雖美其實戕害天理滅絕人紀莫此為甚其所以為據者不過王蠋之烈女不更二夫一句語也夫烈者過於人一等之稱非女道之常訓也王蠋者戰國時殉名好氣之人非讀書明理之士也其言出於一時激昂之辭而無稽於古典奈何後之人奉若金石遂錮一世之青孀慘無天日是豈先王不忍人之政乎今一二有識之家欲矯謬習猶顧畏俗譏不敢昌言斷行而往往不免有鵲棄之譏昌若明行再醮之禮使人人有室家之樂可以補人道之缺

而名天地之和豈不美哉余故曰仁政必自改嫁始

玉食辨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蔡傳及諸家說皆無明解玉食之義蓋以精鑿之飯為玉食也漢晉諸書引用玉食皆如此余心嘗疑之夫精鑿之飯人人之所共得也豈獨王者得食而他人皆粗糲乎孔子食不厭精孔子亦僭乎必無是理也記曰君子比德於玉夫玉者溫潤縝密具十美之德故君子貴之意者天子之當食也必置璧於前目視玉色耳聽樂聲使心志和悅無飲食停滯之患此之謂玉食其禮重大非臣下之所敢擬也故咨禮天子飯含以玉蓋象生時之玉食也夫以下含以貝珠不敢用玉避僭也左傳晉文公出亡過曹曹君不禮之賢臣僖負羈私饋焉飯

滄置璧文公受滄而反璧杜氏註以為文公不貪貨寶非也負羈知文公反必得國故欲深自結納陰以人君之禮待之文公謙讓不敢當故反之亦避僭也觀此則玉食之義可知也

雲養集第十六卷終